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讀呂氏春秋

明方孝孺撰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醢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



不常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
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常已徙蜀安
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
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常以大賈
乘勢市竒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
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
於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

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
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
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
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
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傾敗亡國
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
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



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
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
與齊桓伐魯魯請北關內侯皆非其
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
常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
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
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

致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
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
則秦法猶寬也



呂氏春秋叙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疇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頗行重梓之而問叙于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封之次



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為之小
屈然子柏以雄豪劍起鼎革間願歆
然不自揆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
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
也不韋者一賈人子耳搽子母之術
以間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
股掌間揆其勁東向而瓜剖天下位

相國踰仲父雷通侯十萬戶彼豈有
所不足哉而願致之焉思成一家言
以與諸儒生角而割後世名此猶未
也不韋固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
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為之跡
而空之乃亦致之焉而務欲成一家
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

立言者未有不為名使者也且以不
韋之詭譎狙好豈其果與聞於道而
其客亦務相尚為權竒錯廁於鷄鳴
狗盜之雄雖間採聖賢之長辭以文
之即中夜一靜思驗其言於所為之
跡有不洩恣汗浹者耶惟其機心之
發觸而為機言覈削之於申韓辨巧

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
其怕也且也不韋之所為千金者再
耳一用之而聲替秦王割其國柄再
用之而聲替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
得之而俛失之雖失之而終微得之
不韋固賈人子要亦其雄哉宋子徐
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古若



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
之所謂芙蓉發於淤泥采之而已置
淤泥勿問可也

瑯琊王世貞撰

呂氏春秋引

史稱呂氏春秋成而不韋劍之
圖門曰增易一字予千毫而
當時竟呈增易一字也迺後
人不察有謂惜不及其吋拾
千毫若噫賈人子欺人哉

彼其希心奇貨因而譽太子
朕祖龍言稱仲父咸陽市
人睛不可目然且憚至注
無引故非其又睛引此眼
殊福而蒙冒斧鑕力蓋不
韋明脉園中莫引怪伊而
姑席以為易為先駐云商
不者即繁千乘十百其室
已僕咸陽市人而寧嗟。果
此怪狂不韋羅致賓宮使
人人著心少彙而算篇為
閱其而次十二紀八覽六論



法篇憲引古為鑒是非不
大謬於聖人迄今搵觚家
手是編而讀之若從亟稱
曰呂氏呂氏夫不韋以圖為
利竟離族滅孰與夫藉賓
客書顯名後世者之為利

乎愚以為奇貨在此不在彼
也而况乎不為不韋者哉無
怪乎士之日孳一思其一宗
之者

萬曆己丑秋日望典凌雅
隆以棟父志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買家累千金
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
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
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
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
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
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
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



大吾之門耶不常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
而大之楚然幸之不常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
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
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
立子爲適嗣不常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
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
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
嗣華陽夫人以爲已子使不常傳之不常取鄭
鄆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

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
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
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
常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
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
不常爲相國號稱仲父不常乃集儒書使著其
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調解各十餘萬言備
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晷之咸陽
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



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
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
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五
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
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
釋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
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
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
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

鑿而裁之比其義焉

呂氏春秋總目

十二紀

孟春紀

季春紀

仲夏紀

孟秋紀

季秋紀

仲冬紀

仲春紀

孟夏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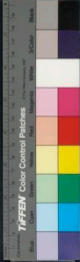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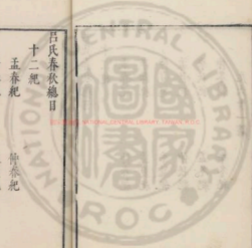
季夏紀

仲秋紀

孟冬紀

季冬紀

凡六十一篇



八覽

有始覽

孝行覽

慎大覽

先識覽

審分覽

審應覽

離俗覽

恃君覽

凡六十三篇

六論

開春論

慎行論

貴直論

不苟論

似順論

士容論

凡三十六篇

右呂氏春秋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錢
本區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
之于東辛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來詔修書
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
卧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
涉冬朱黃始就即爲一客挾之而忝後三年見
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



筆工錄之竟以手技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

記

按宋史陸游字務觀居鏡湖仕至文華閣侍制封渭南伯孝宗朝南臺劾其特酒頰放因自號曰放翁又曰遺老嘗問松源微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卽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虚空要眼聽

見宋史又見法苑珠林

呂氏春秋跋

周之季以言豎不朽者亡慮數十百家而呂氏特著呂氏一賈人子而能出奇處之緒業與管商諸人並歸千秋之席非唯殺待使底抑其理與其辭信足觀也渭南以一代妙手臨作者於千載之上煥若披面而呂氏之精神始出但欲當相仍未黃失序擊校之下良用缺然偶從諸大父遺篋中窺其所藏呂氏批本余得受而讀

之蓋將萃諸子之長以儗一家言而未獲既其
志最獨異之一轡也夫前人所未無亦改益前人
所有弗敢掩凡以述其意而止以是廣之四方
也其可乎

萬曆庚申中秋日西吳凌鏡撰說跋

呂氏春秋

第一卷

孟春紀 凡五篇

孟春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之蓋將萃諸子之長以儗一家言而未獲既其
志最獨異之一轡也夫前人所未無亦改益前人
所有弗敢掩凡以述其意而止以是廣之四方
也其可乎

萬曆庚申中秋日西吳凌鏡撰說跋

呂氏春秋

第一卷

孟春紀 凡五篇

孟春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孟春營室保赤
辰命相司天穀
布農祭玉苜蓿
明祀典禁毋殺
雞與狗
孟春營室保赤
正月以其為一
歲之始也
其書五之意此
首曰孟春者
微春之意也
其說為最詳
東方甲乙木
色青故其木

呂氏春秋卷一

孟春紀

正月紀

宋魏澣遺老陸游評
明天目遠史凌稚隆批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
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
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青玉。食麥與羊。其糞蔬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



亦各法其教也

民以食為天而
五春共為物之
所以王者重之
重民生也

天子因禮象而
最精確

立春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
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
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
逢行無有不當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是月
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

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
皆修封疆審端徑術舍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
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
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
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犬飛鳥無麇無邪無聚
大眾無置城郭捨幣蠶慳是月也不可以稱兵

國兵前殺之或
為子孫之用之

子春乃金氣木
氣之自散也耳

此已文之氣所

此中金之氣所

此水之氣所

此火之氣所

此土之氣所

此木之氣所

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
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
則風雨不時。草木早稿。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
大疫。疾風暴雨，數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
水潦為敗，霜雪大雱。首種不入。

本生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
所生，而勿擾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
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

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
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
則亦失所為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
不得清人之性，毒物者相之。故不得毒物也者，
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
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
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
忤，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
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



聲色臭味氣
之性乃為性
之傷故此詳論
之

此言天全神知
之妙機也
得天者天得地
而地可上可下
不勝不保德行
非得無所窮則
故曰德全

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憊。已視之則
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憊。已食之
則使人瘠。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
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
幸而得之。則適焉。適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
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
無不傷。以便一。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
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

臭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
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
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稟也。若天
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慚。此之
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
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
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屢之。機。肥肉
厚酒。務以相殢。命之曰爛腸之食。靡勞皓齒。鄭
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資



莊子齊物

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察也。

重已

此篇首論有道者貴乎愛已。而及不保之害。後翻出前連二字。世人之害。其生品使然。不願由欲者。謂之。遂以理人。遂欲。林論志。海。如。靜。

也。希世亦可。遠也。德不出。一慎字。

林野。無日。抱子。以。德。愛。道。于。日。於。利。也。之。誓。若。不。開。當。之。誓。若。於。身。死。于。空。喻。人。之。大。成。事。知。慎。者。始。能。切。遍。真。

三曰。倖至巧也。人不愛儻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壁小璜。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此。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違。乎。性。命。之。情。也。不。

違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聲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



一辨認到人生
尤見風雲變態
之妙

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途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椹。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屢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

辟境曰堂
純精曰德

不衆珍。豕不燁熱。燁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克。胃克則中大鞮。中大鞮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爲與馬衣裘也。足以適身緩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醢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最只二句極妙
舉令人極名



始云聖王天下之要道也及人亦必以此一屬之大意

仲尼以天下為公故曰去則老乎以道為宗故曰去人

貴公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其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

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予。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潰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



傳波上意不許
天當公極就切

鷓鴣曰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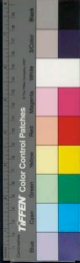
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區朋其可乎？區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黜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鑿，大庖不豆，大勇不闕，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

惡用管子而爲五霸，長行私阿所愛，用堅刁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去私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

堯舜不與子而
與聖如黃羊志



仇而惡善志節
而樂乎心至公
也故首授引以
証之

子腹法而殺
其子非惡也志
無私也他人以
惡心害恩謀之
不知其法之輕
重耳殺人之法
雖子為得而廢
之

王者無私以公
天下備者假無

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
牛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
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
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
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
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
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
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
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

子腹辭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
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
此聽寡人也腹辭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
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辭
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
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
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霸之君亦然誅



私以濟其公歟
東施效之以公
以恩起語

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霸若
使王霸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霸
矣

呂氏春秋

第二卷

仲春紀 凡五篇

仲春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一作由道



私以濟其公歟
東施效之以公
以恩起語

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霸若
使王霸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霸
矣

呂氏春秋

第二卷

仲春紀 凡五篇

仲春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一作由道



夾鐘雨水安元
有亥鳥雷分度
量同春開鴻川
水為空上丁釋
果不一唐

萬始詳陽而生
得陰而長故二
陰之月正陽長
春之所也
是月屬甲乙納
音木其色青故

呂氏春秋卷二

仲春紀

二月紀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
甲乙。其帝太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膾。其祀戶。祭先脾。始
雨水。桃李華。蒼庚鳴。鷹化為鳩。天子居青陽太
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
與羊。其菟廝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車折版也而書也

仲春月記子高
誅古禮也乃人
君謂發時也
是時為耕也

洪百金之氣
傷
洪子水之氣
洪子火之氣

孤擇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
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
高禩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韞授以弓矢于高禩之前是月也日夜
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三
日杏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
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
衡石角斗桶正權槩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
扇殿廟必備毋作大事以妨農功是月也無竭

川澤無澆陂池無焚山林天子乃獻羔開冰先
薦寢廟上下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
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
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
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
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貴生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



子州及父子
搜括圖中不似
寫貴客其生可
貴化之要術也
以說未之子文
子

王子搜淮南子
云越王賢也

王殺搜引自天
下而省而名家
文勢頓挫聯珠
有法得左氏之
精神者

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
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
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
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
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父，子州父對曰：「
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
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
其生，又况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
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

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毋穴。
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
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
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
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
欲得而爲君也。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
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
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
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以一句救世物
有力且長特異

六欲生死五日
口吳也

聽繆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頽闔者。非惡富貴也。由
重生惡之也。世之人。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
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緒
餘。以爲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
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
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
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

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憂
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
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
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
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
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
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
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
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



呂氏每一生論
則多子未的終
見生惡苦人謂
極邊惡論則或
故不知其相子
呂氏

老子云絕欲收
誠之說也難贊
之遠家歎而已

全屬此第其欲
為貴生之道深
得聖賢之旨

貴不可得之物
實難得之貨此
之謂欲現求無
足不可說極不
可強欲此之謂
求也生人此故
曰大丈夫生本

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
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捨耳。電
則捨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
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
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
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食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
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

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
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
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
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
存亡之本也。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
矚。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
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
為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為欲。不可足之為求。
大失生本。民人怨諒。又樹大讐。意氣易動。蹻然



學於精宮最切
乎人情

請學養生秘法
養生

不固矜勞好智胸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
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
之遠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聞言而驚
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
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
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
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壽知早壽則精不
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
地不能兩而况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

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
者必法天地也尊者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者大
貴者生者衆矣故大貴者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
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
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
以視口不可以食

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
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
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自有道者論之則不



此亦就勞主工
權說如其非理
之正

全鳥歷教帝王
至列國之君得
習道而與用器
人而欲先其先
子之言引起下
詳言之

以際字類組明
禮題目中引有
古語孫宮與時
舉不當者外四
段結應對神農

然此荆國之幸。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當染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

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傘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慘。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郟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機。越王句



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穉。秦高疆。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瑄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振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稔。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降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固榮也。非爲君而固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

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襲。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



通其以月信命
非定能以一二
語盡其正意

四餘長短卷甚
不森而意自足
又以正意一物
入之為五可謂
奇觀

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
彌眾。弟子彌豐。克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
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
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
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
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
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榮者得當也。

功名一於內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

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
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為君者。蠻夷
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鱉
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
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
其所以歸。疆令之笑不業。疆令之哭不悉。疆令
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銜隴黃。蝸
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鯉致鼠。以冰致蠶。
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



蘇詩句詞及注
正以是三四句
章法精奇

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謂○雖○重○
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
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
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
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釣○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
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令○民○猶○無○走○民○無○
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故○當○今○之○
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
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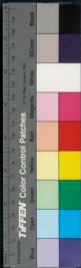
若美惡之不可移桀紂費爲天子富有天下能
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逢王子
比干能以嬰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
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P.R.C.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

第三卷

季春紀 元 五篇

季春

盡數

先已

論人

圓道



相春物為始春
年陽布司宜水
惠修田復新委
御政書尚節前
是合果牛
人君就曆明時
仰觀日月霜露
之變俯察民夫
草木之秋以授
民事是王政之
首孫叔苴氏記
月為最詳詳帝



呂氏春秋卷三

季春紀

三月紀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
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
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醞。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
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
食麥與羊。其糞廩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



三之精意也

天子接念四時
皆正即屬禮春
省耕而耕不足
之意

換讀曰以三納
訓之缺

雖以華春意以
迎夏氣

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
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廡
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萌者
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窮
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
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
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達溝
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畢弋置不羅網優
獸之樂無出國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

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袂而蒙篋后妃齋戒
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者婦使勸蠶事蠶事
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錢皮革
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
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為滯巧以蕩上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彙牛騰馬游
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國人儺九門磔禳



此五者之氣
應
此未去之氣
應
此成土之氣
應

上篇論國時之
利凶言曰時去
害生利去害若
人之道盡矣
利害二字是一
萬物各極其

以畢春氣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瀟。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盡數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積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

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克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閉。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曼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



精不流則形不
強煖何以爲一
身之運月其知
木之神

精氣神論
精氣神論
精氣神論
精氣神論

通若先言格天
下必先治身次
言治身之要後
註以帝王五福
治身之事本經

腐戶樞不壞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
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
聾爲聾處目則爲瞶爲盲處鼻則爲齇爲窒處
腹則爲脹爲府處足則爲痿爲癢輕水所多禿
與瘦人重水所多廼與覺人甘水所多好與美
人辛水所多直與連人苦水所多凡與僂人凡
食無疆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
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
五穀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

飾虞獄咸進受氣仗必小咽端直無矣今世上
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
反修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
其火則止矣故至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
賤之也爲其末也

先已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
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
本必先治身齊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膝理遂



以君子之言則
治身即可治
天下未嘗不
然故有德者
慎始而慎其
終

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
治。故善警者不於警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
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
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
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為。無
為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聽
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

聖人不務戰而
善於終此正得
謂欲戰天下者
必先治身

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寒不皇。故上失其道。則邊
侵於敵。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是故百仰之。松
木傷於下。而未稿於上。商周之國。謀失於胸。令
困於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
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
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霸先事而後兵。故兵莫
彊焉。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
亡國辱主。愈眾。所事者末也。夏后相與有扈。戰
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



段上意應段數
句原應起始文
之有鈞力處

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知自勝。欲論人者。必先知自論。欲知人者。必先知自論。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鱉

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論人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疆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

這段俱是解釋
太上反諸己一
句。名得一知一
一字。始終不致
遺其根底究竟



字眼

知一明應以
下供是反已之
故

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

以人應已說
作句文者極
其快

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譬之若御者反諸已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辨辭以自防禦。此不肖王之所以亂也。凡論



二句指論人
之要人爲度軌

此論人者而云
天地指其原也
管子謂臣者
方主制者國
者運者者執則
上可登作其論
蓋本之云

人道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
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
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處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
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
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
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
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
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人觀
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
兩汗。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園道

五曰天道。園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
以說天道之園也。精氣一上一下。園周復雜。無
所稽留。故曰天道園。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
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主
執國臣處方。方園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園
道也。月歷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園道也。精行四
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園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



人身九竅一者
心也巧者心主
耳目口鼻四肢
八者皆一也
聖明則八者皆
廢矣

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
闔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
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爲大。重爲輕。闔道
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
不刑。蹇。闔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
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
言說一。一不欲。留。留運爲敗。闔道也。一也。齊至
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死。莫知其終。而
萬物以爲宗。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

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
宣通下。究滅於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復歸。至于
主。所闔道也。令闔則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
無所壅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
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肢。
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
體四肢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
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
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



又以方字應上
處字更宜懸列

此一轉更奇

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克○舜○賢○主○也○皆○以○
賢○者○爲○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
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
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
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
審○也○官○微○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
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
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呂氏春秋

第四卷

孟夏紀 凡五篇

孟夏

勸學 一作
復師

尊師

誣徒 一作
誣沒

用衆 一作
善學

又以方字應上
處字更宜懸列

此一轉更奇

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克○舜○賢○主○也○皆○以○
賢○者○爲○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
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
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
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
審○也○官○微○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
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
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呂氏春秋

第四卷

孟夏紀 凡五篇

孟夏

勸學 一作
復師

尊師

誣徒 一作
誣沒

用衆 一作
善學

孟夏鳴鳴實
於樂師大尉
長增廣校實
禮至長單古
時候強運來
氣極亮忽不
莫非陰陽之
也呂氏極古
今種按考驗
易詳志

呂氏春秋卷四

孟夏紀

四月紀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發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鸞鳴。丘蚓出。王善生。音水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駟。戴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菴高以猶。是月也。以立夏。



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乃命樂司習合禮樂。命太尉贊傑僦。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種。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于都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收麥。升

獻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蓄百藥。糜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勸學 一 詩 經

此中全之氣也
此古水之氣也
此草木之氣也



易曰謙受益滿
招損人知尊師
謙虛之衷也乃
可與學故曰疾
學在子尊師

語語錄是極矣
姚令人者聲若
虛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
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于人臣之所甚願也
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于人臣不得其
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
者師造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
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
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
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
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

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
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
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
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
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疆教之
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
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
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
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



王公大人以事
天子尚其兵飾
况乎此毛動
之不可不尋
廣前爲意

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碰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董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或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嬰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老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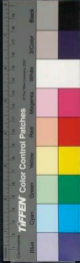
吾之賢者二句
意上意而或句
又精遠古健者
合當不書意

歷叙古賢師等
師之事以成
國受命之類見
成身於天子等
不遠矣天子等

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同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尊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帝舜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



師提令引古訓
意得切可為一
篇無字訓

深入人情

聖賢似性

上之不能法言
聖賢之善動則
下而好學如枝
焉免刑戮之身
亦不失天下之
名若此立言者
特泉源之意也

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
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
王閭。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
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
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
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
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
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
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

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
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
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
於子夏。高何縣于石。齊國之暴者也。措於鄉曲。
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
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
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
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達
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矚愉。問書意。順



此下無是教人
下子用王意
續說引論

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
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
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
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園。疾灌漑。務
種樹。織葩。屢結罽網。桐蒲蒿之田野。力耕耘。事
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
師也。視與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離飲食。必
調絮。善調和。務其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
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

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
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
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
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
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
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
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疆而平矣。有大勢
可以為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
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



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誣徒

四曰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衝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不令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

名言

嗜乎理義去乎
暴慢而趨文飾
人情之誣中時
樂

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獄不足以盡職嗜其賄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度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復過自用不可證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



政教人情皆見
至如老史詩
集

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誦之。若恐弗及。矜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貧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第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惡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惡。不能舉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矣。所加

連用六明字語
甚善。意文有安
隱不見重復

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况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慍懷。於俗。羈神。於世。矜勞。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或



得於此起正意
設假人假長
假人之長也
短二句乃一篇
主意

於○皆○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以○簡○
則○有○相○反○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
能○受○此○不○能○學○者○之○患○也○

用衆

一性善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
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
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
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
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

先修出長二字
此說與前一章

猶○有○可○畏○可○取○者○而○况○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
議○不○可○不○為○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
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
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
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
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
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
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
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



古律精微其十
古未發之秘

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
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含其衆。是得其未
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衆
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
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
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驛謂齊王曰。孟賁庶
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
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呂氏春秋

第五卷

仲夏紀 凡五篇

仲夏

大樂

侈樂

適音一作和樂

古樂

古律精微其十
古未獲之也

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
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
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衆
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
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
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驛謂齊王曰。孟賁庶
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
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呂氏春秋

第五卷

仲夏紀 凡五篇

仲夏

大樂

侈樂

適音一作和樂

古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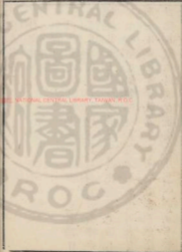
若此雜所字
守門則建別日
長爭存心卦事
無則定鹿解高
明後火高
仲夏值五陽之
候當南方之正
在午候之中星
隨西轉無則不
有中星
位居南極火之

呂氏春秋卷五

仲夏紀

五月紀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
暑至。螳蜋生。鳴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
廟。乘朱輅。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鷄。其氣高以輔。養壯役。是月也。命樂師修鞀



東也其色也故
車語服歸皆尚
赤

大體北高而南
下地土平暑其
中日遠北來去
地遠而與早人
運故書長日遠
高則天地遠而
出進入早故書

極仲夏建午則
漸高漸北故曰
長至

此子水之氣所
傷

此卯木之氣所

傷

此酉金之氣所

傷

原樂之得於木
于天地之西乃
指木源之海

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埙篪
鍾磬祝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以兩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雜嘗黍
羞以合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蓋以桑無燒炭
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
牝別其羣則繫騰駒班馬正是月也長日至陰
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捨身欲靜無躁止
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奢慾定心氣百

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解解蟬始鳴
半夏生木董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
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
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
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大樂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
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



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成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濼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審愆。審愆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

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

人弗得不辟而
說入玄妙令人
長樂者處



謀論者根據者
也

說也。惟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

則明明而則狂。

修樂

大樂以和民情
治之盛德使之
故樂之所由而
民之憂喜相映
者無他上之好
感者其耳豈曰
蘇音而已哉此
起處也姑略盡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



千鍾大呂五音
皆論其之作樂

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假託殊魂。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

聖於亂切令人
覺於

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奢欲。制乎奢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奢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強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



矣。

適音 一 中和

四曰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不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毒而惡天。

善以治身則
耳目鼻之欲
皆中其則何憂
乎富貴淫逸之
害

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
因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
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
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
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
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
聽小。則耳不克。不克則不詹。不詹則窳。太清則
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鑿。不鑿則
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



音聲之道與政
通故觀其樂則
知其政與政只
就孝禮觀樂焉
孰味使微其與

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乘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

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粗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生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禮義也。

古樂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



應教帝王侍樂
之始并樂者位
而文法遠切奇
樂層親不見重
讀

不成。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
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杳五穀。五
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
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
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閏而滯著。筋骨瑟縮不
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
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隴之陰。取竹於嶰谿
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

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日舍少。次制十二
簡。以之阮隴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
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鍾之宮。適合黃鍾
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
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
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
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
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漑漑。鏘鏘
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



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鱗先爲樂倡鱗乃假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僊作爲鞀鼓鍾磬吹苓管壘麗輶椎鍾帝嚳乃令人拊或鼓鞀擊鍾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康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嚳叟乃拊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

帝舜立仰延乃拊擘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涿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



禮樂二句德度
一篇之竟

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鏡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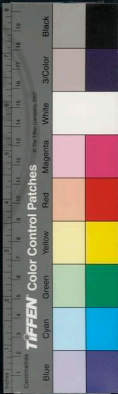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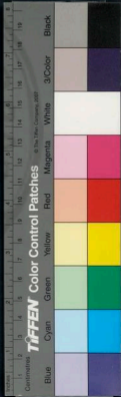


2017-20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2.0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1-3

13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3422430 V.5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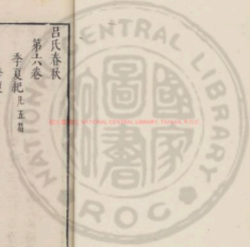


明理
制樂
音初
音律
季夏

季夏紀 凡五篇

第六卷

呂氏春秋



區區地至命運
解得助前子與
合者皆官榮未
未古歲不可與
功濟是時

西方屬秋之令
之六月是歲事
而秋氣則生天
子居明而高焉

呂氏春秋卷六

季夏紀

六月紀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
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
始至。蟄蟄居宇。鷹乃學習。鷹草化為螢。蛭。天子
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雉。其糞高以籥。是月也。令漁師伐



積四宜蓋以甲
夏氣品近於辰
七

較取蠶升龜取龜乃命虞人入材蒿是月也令
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
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
莫不質良勿敢偽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
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柶木方盛乃
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
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

以辰土之氣
以戌土之氣
以丑土之氣
以未土之氣

蕩於氣毋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
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
潤澤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蒸
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其
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
多風欬人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
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鶩四
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



先取音律相生
之妙次詳人君
順時之政謀治
精確

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
大輅。駕黃駟。載黃旒。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
其器罔以掄。

音律

二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
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
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
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
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太呂。太簇。夾鐘。姑洗。仲

一階一陽注焉
消長注句語八
相生也

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大
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
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
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
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
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
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
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
大呂之月。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



夜明十二律人
君易宣之故似
與五月紀意
同然其詞始
意又立一檢

一歲至于應鐘
之月萬萬成
故曰民之故也

使太族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
或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
事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申
之此令嘉氣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眾逕勸農
事草木方長無搗民心稟實之月陽氣在土安
壯養俠本朝不靜草木早稿林鐘之月草木盛
滿陰將始利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
法飭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
月蟄蟲入穴趣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為務無

射之月疾有所罪當法勿赦無稽獄訟以亟以
故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修別春紀審
民所終

音初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天大風晦旨
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
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
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
長成人幕動拆椽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



黃帝命伶倫作
焉律此律者之
時由始帝顓頊
得應以宮八聲
之氣以擊音也
而由宮也此引
四子之音以爲
音之始或謂正
音者歟

人心怒則聲注
喜則發舞音成
于吟宣化于由
焉音則聲律石
知聖人之有心
心形于聲不可
隱也夫是禮

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
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寔省
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
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實始作爲南音。周公
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邠王親將征
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
及恭公。扞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恭
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
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

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有娥氏
有二侯女。爲之九歲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
往視之。嗚若謠。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篋。
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
歌。一終曰。燕燕往。燕實始作爲北音。凡音者。產
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于外。而化
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
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
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樊則



如政開樂知德
故樂念修而德
念矣

樂所以通德觀
至治必先審樂
此一篇之文意
下應教人君修
德之事乃為制
樂之本

草木不长。水煩則魚鱉不大。世濁則禮頽而樂
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
所流。流辟。詭越。怕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
之心感矣。感則百彘。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
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
鄉方矣。

制樂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
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閔。

戶。臍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殺生於庭。
昏而生。比且其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
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
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
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吊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
殺止。故禍今福之所倚。福今禍之所伏。聖人所
獨見。衆人焉知其極。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
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
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



說一句有開列

宋公一說為民
之心揣寫如畫

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
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
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
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
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
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
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
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
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

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
殃剪妖也。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常
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常曰：熒惑者，天罰
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
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
常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宰
常曰：子常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
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
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常還。



洪基後明夫人
相感之理最奇

詳見

走北而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榮或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榮或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榮或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榮感果徙三舍

明理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

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慈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湔燥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瘁小不滋五穀敗不成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



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夫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鶴。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鶴。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旒。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旒。其日有闕蝕。有倍偏。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宵見。其日有薄蝕。有暈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

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機。有天河。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鬪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墀。有兔生雉。雉亦生鷄。有瓊集其國。其音何何。國有游馳。西東馬牛乃言。犬冕乃連。有狼入于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鷗。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鷄五足。有豕生



未改正志殿應
起語極有韻理

而瀾。鷄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固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怪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泰殄絕無類。流散循機。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荆楚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誦訐百疾。民多疾病。道多穢糞。盲禿偃蹇。萬惟皆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呂氏春秋

第七卷

孟秋紀 凡五篇

孟秋

蕩兵一作用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未改正志殿應
起語極有韻理

而瀾。鷄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固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怪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泰殄絕無類。流散循機。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荆楚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誦訐百疾。民多疾病。道多穢糞。盲禿偃蹇。萬惟皆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呂氏春秋

第七卷

孟秋紀 凡五篇

孟秋

蕩兵一作用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卷七

孟秋紀

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日在翼。昏斗
中。旦畢。中則立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
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
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
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
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雩塵

孟秋涼風至
其神蓐收
其音商
其味辛
其數九
其祀門

秋金其色白
駱等而白一說
順天時一說
駱也



古者天子于秋
自親率治兵遊
其尊親之氣至
于情宜誠野人
以是月為之國
除氣之謂也

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謂之天
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
兵。簡練桀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
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圖
圖。具枉桎。禁止姦。慎罪邪。務持執。命理膳。傷察
劄視。折審斷。夫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
地始肅。不可以譴。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

此言秋之氣
此言木之氣
此言天之氣
此言地之氣
此言人之氣

此言昔時有義
兵而無備兵
立社中分五天
假歷曰此禮

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墜塞。以備
水潦。修宮室。堦墻垣。補城郭。是月也。無以封侯。
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令。而
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
殺。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
穀不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蕩湯兵 一曰曰兵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假兵兵之所自來
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

明仍以此為三
慈之又自月與
所自來勿快也
中獲三次獲意
時當引獲變化
懸掛自是此系
皆朕身格奇獲

也。氏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聞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

通句後微段
由餘說實不
疏述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體死者。欲禁天下之貪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



通義及後注
此處及後注
兵之利也

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
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
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
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
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微○言○兵○也○援○推○兵○也○
連○反○兵○也○侈○開○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
兵○也○徵○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僱○兵○疾○說○者○終○身○
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談○雖○辯○文○學○雖○博○
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僱○兵○

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之○說○也○若○孝○子○之○
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
之○若○疆○弩○之○射○於○深○懸○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
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
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
無○所○告○愬○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
爲○義○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



素以救伐為功
故以論善攻伐
而少救守

榮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况於不肖者乎？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此，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而取舍人異，以辯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如

此論攻無道守
不義者極全當

而欺心誣也。誣悖之士，雖辯無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罰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所以歛有道行有義者，為其



洪武帝以興以
義初志主見矣
以義攻守無時
不可與不義攻
守一守者正
大之論是以
世之歷歷不
斷

賞也。今無道不義存者賞之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上稱三皇五帝

設工意以起下
轉折起伏勢不
可觀

之業。以偷其意。下稱五霸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



論古民遠在與
之善令人懷德
孟子云善兵者
服上刑見及此
耳

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
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
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
使吳夫差。智伯瑄。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
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
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
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瑄。知必國爲丘墟。身爲
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
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微舒。

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
也。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
者。不可爲萬數。壯佼老幼胎贖之死者。大實平
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
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
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
陵。世有典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
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
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



又推開一步以
結立言之意

昔此海子之說
無必資于義理
魏吳之末也故
漢之末也故一
段愛民之意見
于言表

漢者邦之本也
愛其民在乎終
民情結民附必
好惡斯謂之仁
義之矣

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懷竈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

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虛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懼。冒疾。途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偪做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營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微歛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



如武王克商大
春而宮善人衆
遠其是也自是
以後則刑性事
土地而政其衆
兵而刑其善夫
稱如此則謂不
可以人廢古也

誅也。人之所警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
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警。而順天之道也。
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警者。身死家戮。不赦。有
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
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
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
已。夫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
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
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

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
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
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
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
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
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亡之民。望之若父母。行
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其化。



呂氏春秋

第八卷

仲秋紀凡五篇

仲秋

論威

簡選

夾勝

愛士一作
侯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

第八卷

仲秋紀凡五篇

仲秋

論威

簡選

夾勝

愛士一作
侯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延卷更錄求
堂母杜証性麻
大嘗成唐趙氏
勤種友平研求
大考來商

呂氏春秋卷八

仲秋紀

八月紀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觸中。其
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
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涼風生。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
太廟。乘戎路。駕白駮。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鬯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



刑者為治之
所以禁民不軌
固何可廢也子
是月而中農之
者八月肅殺之
氣始於嶺其氣
候也

言乃天降時之
氣極之積也
月陰之極陽氣
消盡故當肅殺

此草木之氣
此于火之氣
此于水之氣

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
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撓不
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
具。案芻豢。膳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
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次次饗。天子乃饗。
禦佐疾。以通秋氣。以夫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窳。修囷倉。乃命有司。
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無或失時。

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
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
量。平權衡。正鈞石。齊升角。是月也。易關市。來商
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則財
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無逆天
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
恐。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
令。則風災數起。收當先行。草木早死。



此論兵以義求
則無敵于天下
謂之至威救國
之經兵馬足知
此

論威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

先以仁義求
于民心。後不得
已而興戰。暴之
於敵。一經而
殺。此之謂至威
也。如湯武之兵是

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輒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誑。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懼之也。敵懼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槍鼓干戈哉。故善論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宵宵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



此舉三事以死
死為生而無死
散乃曰大之勇
也。不足為聖也。

有險阻要隘而
不足恃者雖不
知險徐先後之
密亦與仁義之
不存也。

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
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
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
免舉死殫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
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
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毋叔誓必死於田
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
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之
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亦未接而欲

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
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
險阻要塞。鎗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
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梓以水
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流。以塗投塗。則陷。此疾
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
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
矣。吳王壹成。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
密其闕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立忠義精強後
引世切言

簡選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率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鎗機自挺。可以勝人之長。銳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闕。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鉅。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率。無。擇。爲。是。戰。因。用。惡。率。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

看此節節說下
有在坤力

簡選精良兵械鉅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盧。是矣。服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鐵。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矣。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



四者正簡選之
要刑臨帝五月
與亦不從廢更
東只此錄之一
策一句結之以
照應起話

此以兼知勇三
守立社反復辨
論其無遺其誠
知兵之重要也

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齊桓
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橫行海內
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鄧郛北至令支
中山亡那狄人滅衛桓公更立那於夷儀更立
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
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卿之埤東衛之畝
導天子於衛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
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
東征至于庫盧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

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
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
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
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
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
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
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夾斷能夾



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
資墜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
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
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
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
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
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
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
以能聞衆與不能聞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

勝軍大卒多而不能聞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
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
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
不與聞雖斯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
之然也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
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因因敵
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
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
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

此等謀與與
字審時局意
也
此等謀與與
字審時局意
也



在彼者。故統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聞矣。微則勝顯矣。精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覆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早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愛士

五曰。木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

中山若王沐
必多寡救于家
足慈不誨愛
只于傷心救
人之困窮當主

之要附其篇
教其得士之由
意極定足

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騾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于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



攻人主不可不
好士一旬使
上意者則顯

又推則一守更
考遠神

以行其德。君臨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
胡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
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
驥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
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驥之
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
愠曰。讓胥渠也。期吾君驥。請卽刑焉。簡子曰。夫
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
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驥。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

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
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
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
處爲利。敵皆以處爲利。則亦無與接。故敵得生
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
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
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4472431 V.4



呂氏春秋

第九卷

季秋紀 凡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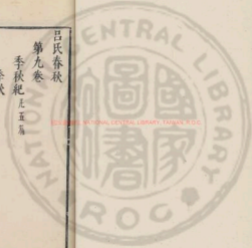
季秋

順民

知士

審已 凡六篇

精通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鴻源東宮中
全宋中工休
享會百歲五
續編第拾捌
註和先帝

呂氏春秋卷九

季秋紀

九月紀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與
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蕤
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鷹
來賓。爵入大水為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晷廉以深。是月也。申嚴



其說本于月禮
考定極其精者

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
有宜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籍
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
休。乃令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
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
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
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搜馬。命僕及七騶。成駕載

古者好于農禮
攝其事曰親亦
諸文之一事也
故于是月明之

此未土之氣所
應

此土之氣所
應

此土之氣所
應

此土之氣所
應

蓐施。與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嚮
以誓之。天子乃厲服厲飾。執弓操矢以射。命主
祠。祭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蟄蟲咸俯在穴。皆墜其戶。乃趣獄刑。無留罪。
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
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
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寒。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
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
散。師旅必興。



此語治道佳乎
民心順民心以
出治則民心悅
天意河岳皆化
成故應叔理王
之事以實之可
見順民心者以
得天下之驗

順民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

其髮。髡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文王處岐事紂。究侮雅逸。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妄枕席。口不厚其味。目不視靡曼。耳



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有其脛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困窮顏色。愁悴不贖者。必身自食之。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徵天下之粟。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則孤將棄國家。稱群臣。服劔臂。亦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鴟子。鴟子曰。



昔先設喻士
有高節者
知而加之
賢者下授
則機轉最
令人醒目

子氏以刺貌辨
徒忠強以報君
誠不庶也蓋貌
辨富度宜王可
以言語說而不
可以智力爭也
觀其效見之言
莫非謂特之術
未聞以道兼之

已死矣。以為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知士

三日。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靜郭君善刺貌辨。刺貌辨之為人也。多譽。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靜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

靜郭君。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廉刺貌辨者。吾無辭為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刺貌辨俱留。無幾何。刺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刺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刺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刺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刺貌辨荅曰。愛則有之。聽則



無有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顯忒視。若是者倍反。不若華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

此乎。寡人少。妹不知此。客宥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劑貌辨荅曰。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

審已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



列子不知所以
中野應侯不知
所以求為君王
越王不知所以
亡國及廢引注
施用以字為字
故字亦以字家

韓非子載陳
魏以請受者乃
康正子春也其
事則同

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捨雉而復釋之。子列子嘗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

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雋。魯君載他雋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雋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雋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卅曰。我已亡矣。而不



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丹
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
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肯而惡
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
也。潛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
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越王投有
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
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敢。大非上。又惡其一
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

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
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精通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
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
或輒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流令
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
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
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

此見精神通乎
民心而民心應
捷如影響者以
群倫起正意
下聲引以證之



日月失照而萬
物遂隳人德施
亦萬民化其理
一也

恭節故事錄以
謹論

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成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亦若新郢，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

此氏每有故事
以精遠趣古且
深誠爲快其全
人不可移易者

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



肉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

第十卷

孟冬紀 凡五篇

孟冬

飾泰

安死

異寶

異用



肉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

第十卷

孟冬紀 凡五篇

孟冬

飾泰

安死

異寶

異用



此水靈寃始成
未詳蓋曜封籍
始工天欽天宗
并謂此水虛哉
歐孟冬終

呂氏春秋卷十

孟冬紀

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鍾。其數六。其味醜。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水
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
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苳。其器宏以弇。是月也。以立冬。先立



六陰攝于上而
一陽攝于下
乃天地間氣之
根也故隨時行
政亦以陰氣為

五

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
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
法者則罪之無有捨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
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
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墾
城郭戒門閭修棧閉慎關籬固封壘備邊境完
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

始收成也而亦
祈于年于天宗
祀王者莫如一
致焉民之心

厚薄營丘壘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
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
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勸工名以考其
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
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於公社及
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
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
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
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



此寒未之氣也
此也天之氣也
此中全之氣也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榮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

此五也。制葬禮
七日。今書禮經
禮書。禮記。不有
制度。品節。以要
于中。古制已埋
禮。葬。至。子。後。有
以。金。玉。如。未。葬
此。名。呂。氏。論
論。曰。時。時。時。也
我。等。或。之。謂。也

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冠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替師之



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
冠亂之患。此代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
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蠱蟻蝨蟲也。今世俗
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
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
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
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
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
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

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盤。肝以求之。野人之無
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
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
人猶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
舍味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盃。舉馬衣被。戈
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漆之
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
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
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

論孝之與深
入至隱見其終
無益而反害之
是過移唐之戒



愚故理莫不
之弊以客形主
實相生的意

利害

彌息而葬處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
載之以大輅羽旄旌旗如雲僕妾以督之珠玉
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繻者左右萬人以
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
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
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安死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其設闕庭爲宮室造寘作也若都邑以此觀世

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
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
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
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
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
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相之必大富世世乘
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
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
之國者是無不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



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凡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而所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肖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鮮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其擊過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來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

邪盜賊寇亂之人。率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懼死者之辱也。祭則必儉。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家相。齊未亡而莊公家相。國安。



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瑱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

以古人非無寶
二勿立柱骨
遺我波浪卷生
若海外珍寶也



趙王之命楚爲
文公之命太子
桓桓員之命江
上夫人求之楚
莊望之命楚高
士喜每如此

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德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同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同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

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夫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矣。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惟江上之夫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



韓非子引此語
郭老子者亦說
不者難得之價

其知彌精也
結贊者其知彌
遠也句結充子
新入

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
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
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
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
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
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備，其所取
彌備。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

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彊富，未必安也。尊貴高
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成其
亡。湯武用其材，而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
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
離吾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
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桀贅作網罟，今
之人學紂，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
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
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



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

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垂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切養老也。今之人貴能賦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彙寡也。以過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脂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捷也。



呂氏春秋

第十一卷

仲冬紀 凡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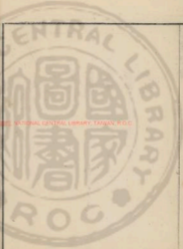
仲冬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

第十一卷

仲冬紀 凡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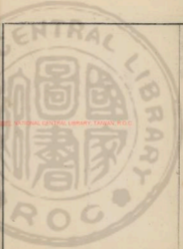
仲冬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地新土世今春
首祈祀名神語
不放敬深謝也
崇禛辛酉官收
未閱廷函
建子之月一陽
始物易物始生
故日中于南方
為天地之氣律
中黃鍾為聲氣
之元

呂氏春秋卷十一

仲冬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黃鐘。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
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
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稊。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



周禮神水大則
此云無起大泉
何與神符蓋是
時王官祭事典
禮成故立法如
此

藏無起大泉。以因而閉。發蓋藏。起大泉。地氣且
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蠶則死。民多疾疫。又隨
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
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
習。無有不禁。乃命大甸稱稻必齊。麩藜必時。淇
滸必潔。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
物。大甸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
海大川。名原澗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
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講。山林數澤。

此中大之氣也
此百金之氣也
此

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侵
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君子齋戒。處必衿。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
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
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罷之無用者。塗
闕庭門。闕築圉固。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
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
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



此解本之意

史記委蛇語
接恰令人嘖嘖

則蟲螟爲敗。水泉竭。民多疾病。

至忠

二曰。至忠。寔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箴隨兇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

謂犯之而不
于而著于
培半之言內此
紀事之法

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劍。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



文擘明知起王
必死而道路之
者亦士死如已
者死也

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
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
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擘文擘至視王之疾
謂太子曰王之疾必不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
必殺擘也太子曰何故文擘對曰非怒王則疾
不可治怒王則擘必死太子頓首頓請曰苟已
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
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擘曰諾請以死
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

英氣凜凜
敵事如親

矣文擘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
而不與言文擘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擘太子與王后
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再生烹文擘費之三日
三夜顏色不變文擘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
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擘乃死夫忠於治
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擘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
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忠廉



晉叔子之不忠
不度以起下忠
廉之士生死節
國世世難得者

要離刺家之說
耳何故語忠節
引以死全生
欲是此字而不
嗜利詞之忠廉
者之某士之見
未如大義也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爲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爲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

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要離罪焉。挾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

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
王子慶忌掉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
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
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
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
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
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掉而浮乎江三人
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
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

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
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
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
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
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
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
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
爲禱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
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

弘演殺有物君
卒五年周武王
殺之志高出人
一等惜當懿公
無道之時未聞
弘演之忠諫也



子死而後有柯
蓋狀

昔後四句為頌
故今由句引證
結處為日影照
有度上是一條

此言指而不當
論不如無辨

不存。於是彼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
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
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
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
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辯者。為其由所論也。
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
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距之徒。同於距曰盜。

有道乎。距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闔內。中藏
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
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
六王五霸。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
禹有淫洩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霸有暴亂
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
以葬。曰下見六王五霸。將殺其頭矣。辯若此。不
如無辯。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
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其言信而不當
理不若無信

此言勇而不當
義不如無勇

此言法而不當
義不如無法

智者得于未形
則名動于處此
此者以一統之
皆以法立也
既立法其事以

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我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李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鵠歎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

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摠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遇。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

先立意好處在
通段安伏

前文王以利害
先見者

師曠以音響先
見者

二公以說說樂先
死者

人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
文王曰：「竟諱數犯我，以義遠我，以禮與處，則不
安。曠之而不殺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殺於我，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
不殺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殺於我，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
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
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也。」

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
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
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
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
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
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
太公望曰：「魯自此制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
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



吳起以情理先
見者

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觀存三
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請之於魏
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
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
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
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
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
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
聞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

公叔座以事伐
是見者

招春君態度如
書

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
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封曰臣之御庶子軼
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
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
寡人必以國聽軼恃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遊
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鞅魏果用弱非公叔瘞
之恃也魏王則恃也夫恃者之患固以不恃爲
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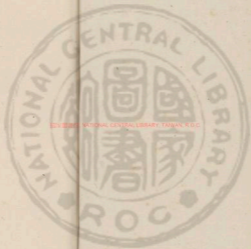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472.432 v.5



序意

廉一作孝

不役

誠廉

不立

立一作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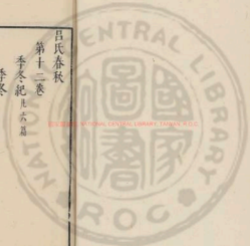
士節

季冬

季冬紀凡六篇

第十二卷

呂氏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呂氏春秋卷十二

季冬紀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醢。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屬北鄉。鵲始巢。乳雉雊。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蕈。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



主事者六調發
陰陽之道

同時而取水陰
事之終所以為
表陰之信先時
而命樂陽事之
始所以為樂作
之極

此成土之氣所
應
此及土之氣所
應
此及土之氣所
應

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
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
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
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
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
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
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
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

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
芻豢。令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
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
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句二日。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士節



以義則俠士之
說俱盡而克之
類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
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
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
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
驪者。結杲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
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
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
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

前疑而屬專高
結語正淵贊說

橫寫豪士說說
不言之意大意
似慢

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
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
齊君。出奔。過北郭驪之門而辭。北郭驪沐浴而
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
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
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
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
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



不知而不察其
不明也知而不
察其不察也
子孫自責也何
置之有

其節常情提提
以則志節之士
不避賢明不食
富貴以成當時
之念歟者

叙事周志而詞
語更健快激然

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
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
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謝其友曰盛吾
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
其友謂親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
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
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
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介立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
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
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
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
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
於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
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
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諱



把這利也統來
想也故事對與
方有或然

做做而本有於
益人之余况富
貴者食人乎此
孤介之士也

開國守眼照於
世虎精神

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
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
慈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
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
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
朝晏退。焦屑乾盍。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
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
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

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
曰。善。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
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鄭人之下轅也。莊躒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
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
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慕以相殺。脆弱者拜
請以避死。其卒過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
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
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冒頭會意得舒
述物比類能健
語工竣之令人
美快

血世月且結王
運之屬焉乃伯
者之錄事也故
夫齊以非道識
之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
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
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
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
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徧○伯○焉○
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
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親○周○德○
則○王○使○叔○且○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

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
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
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
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
曰謬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
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
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
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



有母愛則慈
之就是夫子求
仁得仁之意
與成謀而去
輕重各故曰
社稷先定

殷之僻亂也。而遠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
丘而保威也。剗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
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
以亂易舉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
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亂。周德衰矣。與其
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
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
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

重先定也。

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
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
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
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
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
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

昔叔士重于家
強於身以此其
重故則主必知
其而重士下物
引以証之



此二句原上
起下最爲醒頓

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
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
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
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
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
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餓而不我
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
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
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

故事一說
一段步強可法

加禮於吾，所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
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
爲念。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
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
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
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
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
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
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洪學以嚴格律
勸人主去宮中
設法也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仲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矣

序意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海嶺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



謀理之文深
中實而必視三
句尤入料如

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
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
所憑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
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
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
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
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趙
襄子游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宜進。青莽爲參
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

謀讓忠丁君青
聲信于吏可謂
行其理而無私
也

讓却窺。佯爲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
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
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
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恐廢交友之道
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

第十三卷

有始覽凡七篇

有始

名類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呂覽目錄





呂氏春秋

第十三卷

有始覽 凡七篇

有始

名類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呂覽目錄



此為外初華羅
無當底星外文
屬名山大河正
最極室與夫道
更遠地極星居
好諸凡大較以
言乎天地之間
則備矣

呂氏春秋卷十三

有始

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縱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以殊形
殊能，異宜說之。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
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
澤有九數，風有八等，水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

論大



觀此野之小數
志月天六百六
十五度二十八
宿度之宿分
折詳明不元數
焉步吳而天道
已在掌中

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
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
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荊
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
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
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
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
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

八方之風莫非
陰陽之氣五行
之相乘者也

也。北方爲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
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
冥阨荆阮方城。彼井陘。彘處。句注。居庸。何謂九
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
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
昭。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
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颶風。西
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
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



地之所極也
步之所積也

天上一道
地上一道
道在天之中
道在天地之內
道在天地之外
道在天地之
度依道而行
故曰道遠道

古帝王之典
不有先見之
自故世有
祥歌祥為
喜會成元
三月丙寅
為祥歌祥
能也為成

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夏至日行遠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

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顛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之。精人民禽獸之所安平。

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曠。大曠。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卵生於水。湯



西陽書之也
漢書之西
處以各條
起故曰
吳子君子
言新瑞耳

自若者生此而
結之以此二語
其下又生深論
西陽之篇最宜
天降災亦祥哉
者其政以言禍
福人戒石之將
露區古時著明
顯

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鬪。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剝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遷乎親。臣不遷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



良曰每說于節
程實全喜樂於
衆口快好且起
于處立而克亦
成于工夫細以

則薄矣。亡者同名則猶矣。其智彌猶者其所同
彌猶。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
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
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商
箴云。天降災布祿。竝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
之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
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
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况於賢主乎。故割地

寶冠。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治則爲
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
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爲
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
知動靜矣。

去尤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
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
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



無主之心當道
衆之口乎深謂
難消好惡修更
惟人非是惟人
所給與則信乎
去死之為要也
是生明初英也
本也

一組也誰何以
焉而又何以已
人曰忠也而為
人曰止也而止
方其為之也惟
恐其不得其
不為也惟恐其
命之不為其
英死之為其可

有所在也。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頰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相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

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



愛心昧者有
美惡心昧者
與觀人情性
而或嗜如
其有下體而
體之方有

尚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搖。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欲樂。大其鐘鼓。修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天勝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

說盡當時病政
求利之事

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

情。惡能當言。其與人較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於大豆。蠡門始習於其蠅。御大豆射其蠅。而不徒人以爲性者也。不徒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浴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程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
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
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
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
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
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弊亂之定敗
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許而不足
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

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
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
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
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
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
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
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
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
則尚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

不新之以耳
新之以心可謂
知賢之道



不知而自以爲
知深中當時之
弊

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卒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尊。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詳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旣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

以深論像禮士
取結廷意意福
究足

之中。僻遠幽閭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
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豔淒淒典雲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
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
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
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
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

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射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患用



昔殷帝王以得
大禹成功不獲
引不釋天之失
以證之史有疑
誤者則願證于
庶民者

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
乎其所不制。諱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
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
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
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
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
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
之行也。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
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論大

七曰。昔舜欲旗一作初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
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姝俗矣。湯欲繼禹而不
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
以王道矣。五霸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
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
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
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
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不周。

引喻切實令人
解醒

山大則有虎豹熊羆。瓊組木大則有蛟龍鼉鼉。羅縵
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惟。萬夫之長。可以
生謀。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
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
久信也。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
相哺也。狗狗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
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
將及已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
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

引三人作陪底
當詳說官權
爲引至此官權
爲家而品天而
而九不外此故
語如是

一國狗狗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
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
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
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
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然後皆得
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
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
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先之時雖未子
親時身之風動
君子先斯一字
立為化行乎中
國其時也

呂氏春秋卷十四

孝行苑

孝行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統

遇合

必已一作本知



引此段相連說
單竟歸重于孝
上

先王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始不
終此五者

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
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
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
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
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
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寔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
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
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

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
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
下者五。貴德。貴貴。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
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
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
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
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
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
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



惟原其考廢絕
亦賴此也

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
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
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
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
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
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
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
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連年其猶如
五十五歲古
古年

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
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
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
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
孝爲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禮者嚴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
信此者也疆者疆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
逆此作也

本味



取湯得伊尹
秩有序

二曰求之。其本經句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媵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仇氏。有仇氏不可伊。

伊尹之類
如琴之類

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媵。有仇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爲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歡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總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



伊尹得五味以
治五帝之理見
於治之道要乎
調和五材之謂
其宜無者其難
然故治功成德
之不外乎此義
也

鼓琴。魏。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矣。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殺之於廟。爇以燧火。盤以犧。報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覆者臊。草

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馮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熱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雉醜之翠。連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



設喻謀海奇詠
不允

卅山之南有鳳之九。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魷。禮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翟水之魚。名曰鮠。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水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脊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楛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苗。鱧鮪之醢。大夏之鹽。寧揚之露。其色如玉。長

結語要道本于
仁義為中肯綮

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稗。南海之稻。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楛焉。江浦之楨。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



此篇擬時字
杜光歷來者事
分節引證亦以
時至其未至時
應之已極此亦
此事所難得也
不以時不及不
能結之不受解
頗不與步難解
意難此且好其

頌于望良村也

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
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首時 一情答時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
王季歷固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美里之醜時
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
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
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
釣于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

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
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
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
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
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
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
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
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
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



唐引於見其
孝在于運時而
有其智而不運
時雖仲尼不也
蘇况下於者
乎

一第之內或以
故事書之或以
景物叙之或以
雜多句、句類

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

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泉林皆藏。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狗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饑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饑



物盈害。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商氏。以魯術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時不久。能不一兩工。事在當之。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

賞善懲惡。故曰
之大補。皆以天
道引起。下至禮
詳言賞罰之宜
至後。後文後
轉各疑。處極易
賞字

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
之者不至。物無可為。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
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
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
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
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貪戾之
道興。久典而不息。民之譬之若性。戎夷胡貉巴
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鄂人之以



賞不恤于一時
之見而以此法
為處

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急賞罰易而民安樂
氏羸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楚
也。皆威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威
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
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
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
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
魚。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
而明年無獸。詐傷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

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
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
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
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
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
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
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
之則成焉。威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
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



賞不以一時之功而以君臣之體

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
殺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
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
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
諶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
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
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者矣賞一人而天下之
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

迫齊令張孟諶踰城潛行與桓桓韓康期而擊
智伯斷其頭以爲鷹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
耶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
成各一則不設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
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
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
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

起趙武一星
精神命脈其
子河有各書不
誤故



於此若使湯武不過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亡國之主不聞賢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禍而吳之福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權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

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讐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稱且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



欲取西先善也
老子所謂得欲
取之必先與之
先欲後伸之術
也當時善法

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餓餓今服而
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
雖得寸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
亦饑使人請食于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
擒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
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
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
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
遂取息旋合於蔡又取蔡趙簡子病召太子而

告之曰喪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
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
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
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
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
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處
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
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為故馬
鄒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



請薦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牛。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咸腦塗地。舞者操兵以聞。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說。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道理。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

慎人

大曰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

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澤之湛。滂壅塞可通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



二氏
似欲
古色

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虜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華嚴笑哉。繆公遂用之。

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貧，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得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恭。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



此語語之空
處故後知和
之極明也意可

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既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處乎潁陽而箕伯得乎共首。

遇合

七日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遊僅至於暮。



以事始為月命
故有不應任之
處所以貴乎宮
也

可定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簫兄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

漢書卷之五
領神

此者也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冠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始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

此段上段宜連
不宜逐條讀之
所以卷七贊則
有說

無不說其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俎
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
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
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
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
讐廉雉頰廣顏色如泮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
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
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讐廉往謝焉楚
王蒞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

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
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
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秦惡足以駭人
言足以秦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
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
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
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
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
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尚幸聖賢

以辱人之本
結于怨者

此詳論則人不
遇于時而有人
主之不知有政
視莊傷之意

不材得終天年
莊子常論此却
添出以不材是
殺一如用以相
形甚新奇有味

似之而非語最
妙不如此點出
不分明

之後。反而辱民。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必已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
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乎江。長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
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
子悲。莊子行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
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
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

故人之家。故人喜其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
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
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
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
以不材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
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
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訐無訾。一龍一蛇。與
時俱化。而無肯譽為。一上一下。以禾為量。而浮
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

意與前章同而
略較淺

累此神農黃帝之所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
傳則不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剝。尊則虧。直則
僞。合則離。愛則驕。多智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
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
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
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懇我於萬
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
相與誅而殺之。以滅其迹。於是相與趨之。行三

何是計不好候
有里也

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
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
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齧指。舟中之
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
涉無先者。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與
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蓋有
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
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
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

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克天地，和調何益。張
較好，恭門閭，惟薄聚居，衆無不趨。與隸媼媾小
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不終其壽，內然而死。單豹
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
巖壑，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
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
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
說之。因爲野人曰：子不耕于東海，吾不耕於西
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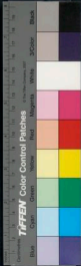
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
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
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
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
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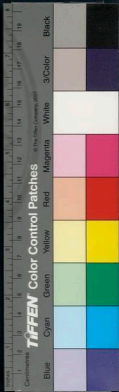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30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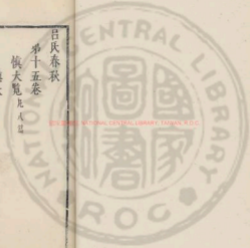
3422455 v6



不廣
順說
報更
下賢
權勳
慎大

呂氏春秋
第十五卷
慎大覽
凡八篇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論國之興衰
在于憂患故湯
武以空敬養謀
為與禁制以先
諸古深究存亡
之原極致治之
要誠治道之良
鑑也



呂氏春秋卷十五

慎大覽

慎大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泰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

貴因
察今



伊尹及就湯五
就其會是成湯
莫君惡日殺見
湯受君之立夏

情難得。于辛任威。凌轡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
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溟泯。皆有遠志。莫
敢直言。其生若鶩。大臣同患。弗尚而畔。桀愈自
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
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贖夏。恐其不信。湯
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
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
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令其卒。湯
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

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贖夏。聽於末嬉。末嬉
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
與闕。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
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
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
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
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
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郭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
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早殃。



叔事中有新制
之為正風湯武
之學文處

祖伊尹世世饗商。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後於罇，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困窮。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官，表商容之闕，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處士施政去賦，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服，擊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

此武王之德一
句在藏上意後
醒其快

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處士施政去賦，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服，擊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



唐書昭武王
拜之及不討
之一事

名
老人中人二城

善持勝者以術
持勝此一居天
音立持勝之大
有少善

西指原去一甚
之章音

不聽見。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

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遠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來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閉。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強弱。

權勳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襲王與



此明小忠大志
之義全月錄錄

晉厲公戰於鄆。敗。荆師敗。冀王傷。臨戰。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
嘗。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
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
爲人也嗜酒。耳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旣罷。冀
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冀王駕而往視之。人幄中聞酒。與而還。曰。今日
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
是。亾。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殺。無。與。復。

此明小利大害
之理。後引黃切

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
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
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
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
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
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
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
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



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賴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不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

二君爭克爲食
心可使雖在告
何益

璧。率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風隸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隸之君。將斬岸堙。竊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竊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



有道之士
子天地視富貴
貧賤志安富強
非石已不知天
之高比之下又
高如帝王之貴
莫以欲觀形易

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
衛七日而風，錄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
則安風錄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
故太上先勝。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
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
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割，若類，搦若壘，觸
子若之，欲齊軍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
金而却之，率北。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
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

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
登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
齊王委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
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人主之不肖者亦驕
有道之士，日以相驕。異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
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
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



此段絕似孟子
曰也

宇宙既足於天
比言其神而包
覆之登聖無界
時也

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
為天子而不驕，富有天下而不聘，卑為布
衣而不瘠，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攝狼乎其誠自
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
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怒怒乎其心之堅固也。空
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
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
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

無所終窮，精克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
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
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
之色，則返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終，北面而
問焉。堯天子也，善終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
甚也。善終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
論其德行遠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
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



不爲爵祿之士
春秋戰國時多
有比焉品節未
快却高一類

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棄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賤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鶩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鶩霸王者，亦輕其士。繆夫子鶩祿爵，吾庸敢鶩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

文侯六年未也
蓋不與無道
此亦禮賢之說
不修則則事

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鋒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
高乎節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
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陘東勝齊於長城虜齊
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報更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
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
天下之賢者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雖未
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

此說宣孟一報
之說亦從醫者
之說以先宣公
之難

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
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
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馮桑之下有俄人臥不能起
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鋤而舖之再啣而後能
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俄若是對曰臣竄於
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僧自取故至於此宣孟
與脯一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
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



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舉。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爰對曰。何以名為。臣懼桑下之餓人也。遂闕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此故論文君齊
張儀之商亦復
其報而彰其譽
也

其難知。唯博之為可博。則無所遺矣。張儀魏氏徐子也。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遊。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



此即孟嘗君
禮士不以
其節亦見
此一略

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名
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
荆人攻之淳于覺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
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覺曰荆人
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待矣淳于覺曰敬
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
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
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
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

改嚴正意甚亦
使奇所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
顛屢之請坐拜之湯雖薄則薄矣故善說者陳
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
用疆力哉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
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
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
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力雖多材雖



時勇力二字
來性眼目遊
個仁義在內

勁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回便也。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是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

遠遠說下列解
結定竟處一節
深一節

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



於孔暴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疆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

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劍人之腹。墜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耶。苟處害人。人亦必處害之。苟處危人。人亦必處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報息之義。則未之識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連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



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弱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踰。走則顛。常為蚩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蚩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

管子強寡用人
之策。應進知子
糾之故。小白之
成。此正所謂度
之廣者也。

糾在外不可謂
死。得生故曰固
難也。

託其所不能。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雉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



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必隨賁服，却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魯。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寧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寧越可

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剛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勸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於是天子賜之



結語及此上意

南陽之地。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
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
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
桓公。舉事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
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率為齊
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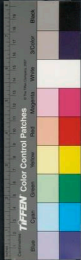
貴四

此以明則無敵
一句正意首尾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

餘應篇中改
前因字雖無
據一二言兵
數十語引証
殺替於變莫不
可損殺

湖。決伊閼。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
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
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因民之欲也。如
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
越遠塗也。踰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
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
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
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
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



一武王公出三
事始：海馬三
日息

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惡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發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

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獲。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



不惡其政之惡

此亦我國語

前分既畢寫一
四字印於其前
此在始一四字
結句

古者今之時也
不法古而欲望
于今則難矣夫
有望于古而不
合于今者非先
王之法不善也
則其弊實耳

期則弗得也。武王惟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恐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艱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禍，因者無敵，國難大民難，眾何益。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之。人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僭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



通謂二法中絲
以通知法以是
此見知法不見
二句疑之疑明
以今知古一也

辯言利辭。制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
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
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
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
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
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
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
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
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龍

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隅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
表澗水。澗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
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合。嚮其先表之時。可
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循循表而導
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
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
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
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



逐勿逐奇從矣
實理而正其在
古外

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錙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

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呂氏春秋

第十六卷

先識覽 凡八篇

先識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中華民國



呂氏春秋

第十六卷

先識覽 凡八篇

先識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復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中華民國



人主先誠，
為最厚，故太史
之詞，文法，雖視
意氣，接洽，令人
不覺其有。

呂氏春秋卷十六

先議覽

先覽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
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
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
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
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
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

去宥

正名



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妣。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

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讟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下禮宜也。中於
之辨。

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時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驍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

可不重也。周典著饗。饗有昔無身。食人未啗。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晉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晉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

五盡之實世主
代多類此
言盡理盡志盡
按之爲八

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



欲治之君不德
此可與治之君
不為一則不為
一特不與治何
由遂於故曰治
莫由至

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
王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
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達
其所以亡也。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
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
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
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

言其統統未嘗
自處於也

千古名言

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衛
者不六。亡國相望。四王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
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
雖存者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
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
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
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
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



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刻。不得休息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

高適記述上單

又表負躬息子

雙晏子知焉君

子必其來止躬

作者可勝若故

况容處見志以

微其故

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晏子之晉。見及表負躬。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易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晏子曰。請。遂解左轡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請也。見容之容而已。今也見容之志。嬰聞察實者



容者不無
二句爲河
瑞輝大有

不。晉。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
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俗。
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
反。屈。下。之。其。夫。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
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子。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束。子。列。
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
望。而。拊。心。曰。闕。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

下句於陽者
政

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
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
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
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
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
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知接



說者曰如德不
詳實也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瞶則與不見同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瞶異瞶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瞶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諱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矣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階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龍之環壞也可以爲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

此見自智者不
能變則不聞亡
國之語

者也其王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王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理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當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憐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



此段一問一答
如管仲與叔牙
子孫載心尤詳

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恐○又○將○何○有○於○君○
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
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恐○又○將○何○
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
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
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
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
死○而○不○敢○啼○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恐○又○將○何○有○於○君○公○曰○

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蕭○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遇○乎○誰○謂○仲○父○盡○之○
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
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
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
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
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



此由楚見商却
與忠言是一篇
大有重將救疾
之文極情客

事隱微不測先
事言之則人不
信及禍已至悔

每及與解公始
不切而與解人
之動情則政而
致自咎之悔其
六一鑑

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
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
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
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此
不卒聽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
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却其忠言而愛其所尊
貴也

悔過

四曰穴漢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辨爲道
雖精不能見矣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于江昔
秦繆公典師以襲鄭寒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
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
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
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
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寒叔送師於門
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寒叔有
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寒叔謂其子曰晉若過



師必於截女死不與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
爲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
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
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
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
過周王孫滿嬰門而窺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
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
也過天子之城宜察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
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趨乘者五百

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
鄭賈人蒞高奚施將西示於周道遇秦師曰嘻
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羹鄭遽使奚施歸告乃
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
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
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
使人臣鴨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
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內也林也視也於東邊
候晉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



大智不形三句
上句是主下二
句是客惜未相
與下引禹在之
功誣大智不形
一句未及收繳
夫智之用更問

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師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苟必已感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疆。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適秦師於轍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總

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轍也，智不至也，智至則不信而言不可不信，師之不及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嘗誦之。



曰。農表而輶。投之無矣。輶而農表。投之無輶。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鄆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禾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寡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

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邑。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



中山之不取也。奚啻二篋哉。一寸而亡矣。文侯
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耶。中主之患。不
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凡舉無易之事。氣志視
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說敢以非是邪疑爲
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
功於夏商。而勾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以小弱
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疆大手。魏襄王
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
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

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
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鄭獨二
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
是其愚也。知而非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
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
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
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
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
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



難與建始而可
與繼或正大智
之難用處

即上志轉而事
轉微矣

此善託寄深妙

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
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
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
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
爲史公決漳水灌鄴苑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
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
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
化也以忠於王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
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
响响邪因之殘言亦猶此也故响响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响响也止善賢主以之响响
也立功

察微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溪澗若白堊之
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
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
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



二節本孔子家語而稍益之
論而子謂子貢
遠而取義子路
愛而勸德者以

三說皆以微而
莊端莊見微之
富察其詳甚多
而其事終無痕

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
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
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
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
極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
必極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
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
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

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
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
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
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
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
獲其帥濇子臣小帷子陳夏薨又反伐郢得荆
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鷄父之戰凡持國太上
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
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



一學漢書下注
翻出波

蓋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養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宦哉。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鷄。季

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鷄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



實者利也。臣國
之上。皆甚百。所
實見利之為官
喜大以順人。若
當去利之意。

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
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
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因相助
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
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
猶遠。

去宥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
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

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
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
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
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
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惑而徒以
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
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餽鬼以人。罪殺
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刺威
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朝
佐制者。昭釐謂威王曰。因人皆曰。王乃沈尹華
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朝細人也。一
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
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
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壘却
豈不難哉。夫激夫。則遠激水。則旱。激王。則悖。悖
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

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
也。鄰人遂伐之。鄰父因謫而以爲薪。其人不說。
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
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
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
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
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
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
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



此段上意委婉
有指

此是語言含辨
名實不可悉注
說亦感首各正
則治二句是一
篇大主下詳言
之

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謂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其天矣。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滿說也。說滿則不可，而然不然，是非而非，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克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悼，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

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不爲善而從邪辟，所謂可從悖逆也。是刑名異克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警邪。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



有意作波瀾
設情狀如

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鬪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

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



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
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如衛齊潛王周室
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
管仲之辨名實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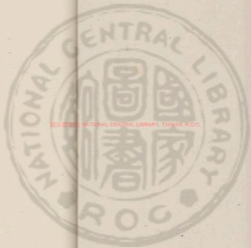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302249d v.1



呂氏春秋

第十七卷

審分覽 凡八篇

審分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勞

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審分可以治二
句是一語大抵
衆心分地皆當
列王
外官臣主各有
分不明則則官
多不理

呂氏春秋卷十七

審分覽

審分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偽邪辟
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
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運有所匿其
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運也主亦有地臣主同
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
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驩俱走則人不勝

不二

執一



原書中作爲言
中從工倭之志
也可稍總焉

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敬之士，畢競勸駟騫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惘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

人會請是上意
反言以觀之見
原語不可究焉
矣

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善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情。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半則名馬求



此字海通抱守
會聲近世書文
上成

正名二字有別
編

此五段各異于
五段正歌上未
缺正上書

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
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
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
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克
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
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
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
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
也。從此生矣。白之顛。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

義耶。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
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聞而不詔。知
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
止。因形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肯爲使。清淨以公
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
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
忘人。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知德忘知。乃大
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
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



此言操知外無
如鳥出還巢中
不分聲歎及聲

於明而求以爲
在于自來之可
謂有人則格自
用則換也

是黃氏家數

博論三句發明
去機遠句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
乎去能於假手去事於知手去幾所知者妙矣。
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
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
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
是也。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
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
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縱不
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
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淡藏。而定莫得窺乎鴻
範。曰惟天陰陽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
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
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
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辨。
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
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

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任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愜矣。不備不愜。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

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見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



人若無高而能
任則一人居其
位百官任其勞
無不舉之功

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
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
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迫遙
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不知其所
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
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險護惡諂巧佞之人
無由入凡姦邪險險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
主之爲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
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
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
作稼臬陶作刑昆吾作陶夏竦作城此六人者
所作當矣然而非王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
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
全人

任數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



不剛新刺多從
此更貴之說也

夏在廷水物于
時也人君好用
智之賢

二事八

此字無如無為
不同耳目乃是
君道其說甚奇

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
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
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
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
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
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
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
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
不分別雖聞局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

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
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
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
惟修其數行其理爲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
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
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耶官無以對命吏罪
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
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聲以其耳之聽也何以
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



此即前篇以爲
當爲當以與汗
亦汗也

此即前篇其出
殊遠其知也少
意

德耳四純之類

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
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
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
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
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
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巖。西服壽靡。
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
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

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
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
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
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
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
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
矣。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
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



孔子事九妙

孔子道不知四
設益以教人
耳

此言聖人以操
持天下時無餘
自居故天下莫
不見其治

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
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
藿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
爨。蒸。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開食。
蒸。謂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
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甕
者煤室入甑中。糞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
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
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故李子曰。
非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人君而好
爲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
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被筮
日用而不藏於筮。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
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
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



此節前篇為在
于古意

此節前篇為在
無如意

章法似狂

竊胡曹作承夷羿作子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
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白乘雅作
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
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
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
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
而化矣豈必勞形愁癸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
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照乎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
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
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
其情黔普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故
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普
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
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寧邀請置以
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闥朋請置
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



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部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欒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殲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至乎人主知

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之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乎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偷縱人事其事以克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



也。有術之王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論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其行情不離其素，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

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爲本，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



同符法而不
爲言成功而
不爲言其正謂
之知度

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
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
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
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
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
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
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
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
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堯

此言任人與
辭意同

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
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恠之所
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
子曰中牟有士曰臆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
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
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
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
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
子何爲任人則賢者舉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

此言國之興亡
係于用人

語王伯而於子
賢臣猶伊尹等
以實之氣雖與
人虛

此上四題係只
賢明其人無意
而為在于正一
意

此言國家有士
善於重大小員
也名位寄於
換之則治不
則此正意辨
詞語意結

而不能^十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
託於般。致遠者託於騶。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
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騶也。釋父兄
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
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
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營功丈而
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
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
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入亡國者。亦有人

築用辛辛。紂用惡來。宋用缺。唐齊用蘇秦。而天
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
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
若困而況俗主乎。

慎勢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
因。危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
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
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



通政詳論
當崇王者以
勢而事敵故
不相安大小
使而攝故不

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

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繆。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蒼之命。功名著乎樂孟。銘篆著乎壺鏗。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



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櫟。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言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

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鬼。走百人。逐之。非一鬼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鬼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以定。人雖鄙。不爭。故



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聳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強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國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議也。居無義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日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驕貴齊，陽生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

此篇以一文說
雖是而指極古
人各一其貴也
以爲二其立意
則非且夫子焉
不肯而假以仁
積金下與強弱
筆出其人又



大不倫也

無術之何不教
之休其守守焉
不教之教也言
之如意同

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執一

八曰。天地陰陽不華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

只當念細念

物之不出于身
不謂執一者也

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問者不一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



遠之而忠孝義
狀曰以身爲國
爲安爲天下

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
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
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
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
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
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
任物。而莫不空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
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
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黜教。變

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訖賢。商文
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王安重。今日
釋璽辭官。其王安輕。子與我訖賢。商文曰。吾不
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
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訖賢。商文曰。
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
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
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
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



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而不勝於越。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處續之化耶。

呂氏春秋

第十八卷

審應覽 凡八篇

審應

重言

精論

雜謂

滄辭

不屈



河風之舟

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而不勝於越。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處續之化耶。

呂氏春秋

第十八卷

審應覽 凡八篇

審應

重言

精論

雜謂

滄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卷十八

審應覽

審應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故言動必法

執其要是一篇之詞下詳引以明之



蘇子曰君子得
若而仕猶鳥之
害木而棲於此
意也

肯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
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
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
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之也。
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矣。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
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
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
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

辭其飾與遠送
止可謂因其出
以爲入者也

詩詩委也

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因
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舉不義。以行不
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義。愈益厚也。公
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魏昭王問於田
詡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
易有諸乎。田詡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
先生聖乎。田詡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
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
聖也。今詡未有功。而王問詡曰。若聖乎。教問王



此虛言而不
可責也

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謂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謂不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假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假。乎。公孫龍對曰。假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蘭。離石入秦。而王。綰。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齊。亾。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假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

會主德水

言君欲在官民
欲在民各欲其
歸于己也

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瑣致愛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矣。夫。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知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知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亾。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公子吝相。向說之而戰。公子吝。嘗之曰。申子。



申加孫公子晉
以敬長之義德
因人言之出以
為入也

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
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說病
哉公子杳無以應戰者不習也使人戰者嚴阻
也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
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
嚴阻則可

重言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
闡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

梓也有力

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
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成王與唐
叔虞燕居授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
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
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
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
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
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
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



王曰不殺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殺不殺矣。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殺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也。其莊王之謂耶。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絪之說也。太宰絪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恠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旌。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部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命賔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



愈存乎中必見
于外固外占內
與德度也如其
理也所以觀之
也管

其後而明者也
必當應之要

題曰精論後有
味乎其言之也

此即海蟾志機
之說

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
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
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
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
也。艷然克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
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克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
色也。君喙而不唵。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
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唯莒乎。
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
其容與臂。是東鄰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
仲唯善。匪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
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精論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
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
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
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
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



只此二句如何
字句微

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
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
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
且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且能以
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
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
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
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
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

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
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
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
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
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
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潛混之合者易

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

漢石水二段
皆論論也

與言微言不如
不言不言又
如知言



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
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
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成於法
室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
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
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
君之入也足高氣飄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
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
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

結說端一語
奇妙
最淺而事暗說
不言而聲之事
人之難與有不
可辨

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
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
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
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
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樊邑寡君寢
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樊邑寡君使下臣願
藉途而祈禱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
襄公謂劉康公曰夫祈禱於三塗而受禮於天
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



此所謂不待言
而先言者也

一篇危語史是
後世深言

經學成書數句
是為中大奇

之也。劉康公乃徹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
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
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
之所察也。甚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
知言之謂者可為。

離謂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
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
譽成黨。眾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王
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
為惑。故惑感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亾
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禁。紂幽厲皆也。然有
亾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
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
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
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
為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偽知而不當理。
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



市井雜文之類
後之標或者類
此

此處上略不肖
不令毀玉類或
之意

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甚弘，以此死，箕子尚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

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獄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不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

奸臣與國視矣
不取

極有波瀾信口
說去自然結閉

言不假心隨聲
附會適足以取
欺誑中策士之
弊

辭詞也極可得
之持得不可得
之極

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
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
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
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
人，得其意則合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
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播言無擇，齊人有淳于髡
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荆。
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夫從之
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
若無辯。周典著僇而能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
之不可爲也。

淫辭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
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
論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
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說，不祥莫大
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
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



公孫龍也其等
信得言以感世
主國時不寬子

秦與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漢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

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齷。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



通篇以說惠施
一人之事見其
虛名感世游辭

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繻衣婦人曰公雖亡繻
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知速與我衣
替吾所亡者紡繻也今子之衣禪繻也以禪繻
當紡繻子豈不得哉宋玉謂其相唐鞅曰寡人
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
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
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
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
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辨惠子為魏惠王為
法為法已成以不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
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
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
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譟後亦應之此其
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
其空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不屈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
難窮矣辭雖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察而以達



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因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

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郟。齊威王義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蟻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

唐王字傳國之名惠子字厚不空之名以為必誠也



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其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黍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授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授者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

大將愛子有會者也。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與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潑。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眾庶誹謗。諸侯不與。謝於翟剪。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實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寶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以賊天下為寶。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自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



以疆。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
 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
 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欽陷。新婦
 曰。寒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
 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
 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
 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
 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講汗固汗。詳辟因
 辟。是講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
 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諱之。因自以為
 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應言

七日。白圭謂惠王曰。市丘之典。以烹鷄。多洎之。
 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
 鵠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
 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典。適為之饑。則莫
 宜之。此典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



逐逐俱北言
之法衆疑之
惑

如其儼邪。白圭之論自倅。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納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假兵。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太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嬰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假

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

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

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王之所術。非

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

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手。司馬

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

是之手。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頌曰。公不愛

趙。天下必從。周頌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

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



叙有波測沙表
孟印一時情事
宛然

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印割絳容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爲孟印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城爲司徒無用印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其職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城爲司徒無用公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城無用印也孟印太息曰宜矣

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容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印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印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有益也今割國之鑄錘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印得其所欲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弱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三論河內與梁及身也

不

孟卯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誑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能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能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輒輟行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士民億糧食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而入大

蚤矣待於魏敬之說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而不入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

具備

八曰今有昇蓬蒙繁弱於此而無絃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絃也而絃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鄆薄矣武王嘗窮於畢程矣伊尹嘗居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

所貴乎壯健者必至也繁其至則富而克之矣所貴乎孟貴者必敵也神其手則女子環之矣故自古英雄功業成敗而卒以擊射取者性



也

子欲請二吏以
行為同以爲
卒之化行豈又
踰其情先得哉
要亦見之明耳

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

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窺入我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至馬期。短褐衣糞。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卦曰。宓



換心未動則
鳥不飛仁意既
孚則此口不啜
皆誠動故也

二語既訖

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含者小魚也。至馬期
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若有嚴
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
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魯
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
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
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
欲也。斧越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
故誠有誠。乃合於情。植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
故凡說於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
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闔也。說與治。不誠其
動人心。不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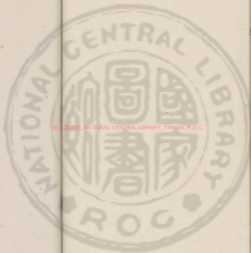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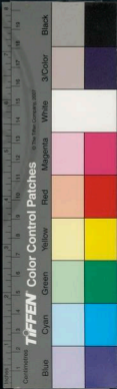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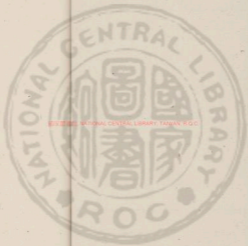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EN, R.O.C.





2025.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5422415 v.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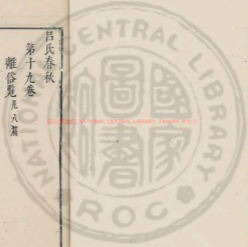


爲欲
適威
用民
上德
高義
雜俗

雜俗覽 凡八篇

第十九卷

呂氏春秋



貴言人之所貴
者理義不以俗
名次序尚理義
不慕榮名者真
難居超世之士
方古人若當水
陸塵清修之士
執度森嚴氣骨
萬端



呂氏春秋卷十九

離俗覽

離俗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裘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

貴信
舉雜



農石戶之農曰樵樵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朝。臥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頡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

如。務光曰。強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饜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

四士周以清望
自爲第位典典
德之時上端端
自好者流

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
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
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
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
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
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
之若釣者。魚有大小。卽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
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

餘子仕子以守
死爲喜。道不戰
于五典前四士
又相及

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
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
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狐叔無孫。當其馬前
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
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
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
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
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



二句被徽上意
完客警策

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
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
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賈畢。聚夢有世
子白縞之冠。并續之。狗東布之衣。新素履。墨
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
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
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
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
得却而自殺。謂此富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

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首說君子之窮
通辨才義而不
窮于俗乃一編
之要旨。下接辨
以證之。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
謂之窮。道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
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
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
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
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



諸賓刑王且有
四輔之法

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

呂氏以孔墨並
論六技倫而附
墨也

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八不可不熊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戮。親戚相恐。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



子囊雖出于魯
強之古而共成
不強不周也足
為其身取義者

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
為也。不復於王而逃。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
請死。王曰。將軍之遺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
軍何死。子囊曰。遺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
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遺。若是。則荆國終為天
下。掩蓬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
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
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郢
破之廣也。萬國之風也。從此生矣。荆之為四十

彼律法上書類
以身而歸父罪
者蓋亦不第之
遺風

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戾
之避矣。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
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
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
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
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悉
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
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
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



以德表二字立
柱而叙事詳於
變古學禮厚

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
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殺頭平王廷正
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怨王赦之而不肯石潛
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三曰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
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皇帝之政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
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墜矣闔廬之教孫吳

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濔乎
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
不滅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
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
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
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
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
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
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



不校而奔
良是深處
之新江克
聞此義

爲險矣。故曰德之迪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
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其絳
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
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
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麗
姬易之。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
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
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公子夷吾
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

被贈之據皇
信負鶴下
其勳君之
雖營其
則臣各
耳

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
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
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敬。被贈諫曰。臣聞賢
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
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
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晉既定。與師攻鄭。未
被贈。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
之過也。被贈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贈入晉。
軍文公將烹之。被贈據錢而呼曰。三軍之士皆



錯怪有味

聽聽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誦焉罷師，歸之於鄭。且彼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

孟勝守義而田
蒙恥于義，雖行
墨生以順人，處

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



此言治之綱紀
莫大於賞罰
民欲同我志正
而賞罰當而
民無不可用也

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以傳鉅子於我矣富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閭。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

二論國之考數

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困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匹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劬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惟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



華綱提記同以
並論者然者情

不用賞罰不克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矣。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克也。榮利所以爲賞。賞也。賞罰皆有克實。則民無不用矣。圖虛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遠擊

金而却之。賞罰有克也。莫邪不爲勇者與。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損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審頌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澗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澗水。如此者。



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勞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漢見此論耶

適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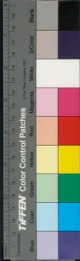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警也有警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警而衆故流于疑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



一以屬會一以
五種喻托使學
化之如神收能
總歸重仁義以
治之三句見五
帝三王之治也
不外此

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
多其譽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
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
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
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
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
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壘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
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
而蕃息於百胎。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

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
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亾者何也。
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
家之福也。其獨以亾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亾者天下
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
俱極。吳之亾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斃於干陔
也。東野假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



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遇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

孔曰：教者，中為下句，而後形焉。上下相離也。

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樹狗而弑子陽，極也。周典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為欲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

以其欲在莊先，各說後分說焉。



以有欲求之辨
十數語亦自成
格

經古辨字

視爲天子也。與爲與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
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鴟子同。天子
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
三者不足。以勤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
也。鴟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
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
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
也。晨寤典務。耕疾庸。悞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
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

只說欲字。遂枝
連動。次第生下
有情。能可。隨變

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
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
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
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
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
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華。不能華而
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
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
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



建用十五字
莊

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統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

以引言作自己
文法推原好字
莊

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



春周禮本立信
則虛微之信不
足以言信此語
誠治之原及復
論信為政之要
可為政事歌吟
先天時後人事
遂接無張歸東
有

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
可謂知求欲矣。

貴信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
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
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
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
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
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
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
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
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
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
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
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

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
譽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不
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道可與
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適於
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霖降矣寒暑四時當矣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
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
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
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

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
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
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劒至於壇上莊公左搏
桓公右抽劒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
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鈎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
鮑叔進曹劌按劒當兩陸之間曰且二君將改
圖母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
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
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



爲見人之才德
者所及者可不
及人若用人責
備其全固爲難
也故制數款以
見人之不克如
而知人之難詞
論轉按論按史
資融古雅

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
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
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
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
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
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
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適。雖失乎前
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
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
狄之謀。五霸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
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
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
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慈。責
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聽
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
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



未論已發論以
通術不得不要
其移義

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瓊先
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釋務而貴取一也。季
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則見外。於是受養而
便說魯國以善。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
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
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
中繩哉？救溺者，滿途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
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成。決以問李克。季
克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

似淺似易似難
行有體有神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
騰爲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
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
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
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遇。季克之對文侯也，亦
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
及五霸，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
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



瑣能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威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部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其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

問之惠其有不
應此遠筆之言
人固難全權而
用其長此一
爲之大意結中
方收一句含蓄
有味

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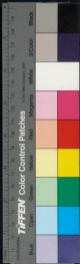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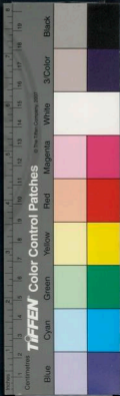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3.00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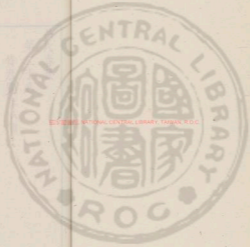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5. A. 757.1296



行論
達鬱
召類
知分
長利
特君

恃君覽 凡八篇

第二十卷

呂氏春秋



知已不足以利
萬物而反受利
于萬物故先有
其備

注意如登堂更
時展升跋



呂氏春秋卷二十

恃君覽

恃君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役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

驕恣
覲表



先唐言無君之
志以先君位之
義不可不明下
詳言以發之

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
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
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
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
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
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
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
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
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敵亂諸夫風餘靡之

此又說志度處
士操君死義傳
國家不致于亂
足得百天子官
長所以謂上下
安民志而後法
不違時象不若
宋非如春秋之
無君也

地。縛婁陽。曷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羗呼唐離水
之西。蠻人野人。蒿罕之川。舟人。逐龍突人之鄉。
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擊。須窺之國。饕餮窮
奇之地。叔逆之所。僮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
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
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
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
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
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



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
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
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
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
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
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
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
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
之才而索事襄子。襄子必延子。子得近而行所

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
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
無此矣。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
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
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
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
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
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
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



指論者千鈞之

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字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

先列名目而後
考其辭。殊害之
特憤激之詞。全
人聲者。

議論愈工。保子
則字句中。亦有

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擾。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



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涖。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小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

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辭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等。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



貪之即或要意也

但知自利而不
知利人者乎矣
自利之害

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
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
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
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
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
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
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

利害存亡。弗能感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
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
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
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
于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
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
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
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
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

古雨故必死也



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
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
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
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
也。余何憂於龍焉。龍倪耳低尾而遁。則禹達乎
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
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
盛。盈蝕息。人亦有困窮。屬匱。有克實達。遂此皆
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

晏子處魯氏之
靈公不避兵鈞
而公孫既獲
大難而臥於
是守我命而
不務于死者

以威私傷神。命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
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
倪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
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勾兵鉤頸。謂
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
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
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飢弟君子。求福不回。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
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受綬而乘其僕。將

又生出一段誤

引及后啟之書
見正義則義重
而生死証以刑
則生死重而義
輕

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
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
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
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
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
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
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二晉之事此天下
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
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鄙人也焉

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啟曰以
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
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
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
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
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凡使賢不
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
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持後時重人君
用人上有簡緩

召類



敘事雖而有序
不說不得其先
敘文字之祖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龜。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

轉結
尾連字完

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強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曷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



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擊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鞆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鞆。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鞆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溲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

子罕居爲
相也。雖去
位。言則未聞

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拆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雅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賂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爲相。史黜佐焉。孔子爲客。



既有美名又有
其實故曰名實
從之

子貢使令於君前其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
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
其位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旄而乃知
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
貴無若賢也

遼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自體之鬱積作
純之鬱以流及
于國之鬱而後
乃歸修于地鬱
塞本處

曰鬱曰結便是
言法

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
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
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
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蕘國亦有鬱生
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
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
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
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
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



陳之二字見詩
不可照亦不執
照也

此見古之人無
事不陳言無言
不極用也所辨
實也

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
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
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朦箴師誦。庶
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
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
羶。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陽著鼠。令馬履

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勸桓
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微燭。管仲曰。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
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
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
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
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
墮也。於樂。今樂而益傷。行之壞也。於責。今主欲
出而不許。仲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



竊破甘情存也
至德而詞意高
方學林

諷諭
五訣

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潛王善
衣束布衣。白縞冠。顛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
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效且麗。列精
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
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
於所聽行乎。禹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
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
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恐士之明已也。鏡之明
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

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
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
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
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
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恐醜不
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
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
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行論



首視人主之行
德于民命于厲
叙行之極備矣
本論之事一跌
第一段有步樂
者故推

此是周文見矣
之誓得民之心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譬
以求存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
志爲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克以天
下讓舜能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
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
爲三公以克爲夫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
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
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
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怒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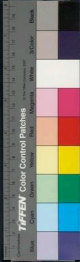
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瘴氣不通以中帝
心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
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
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
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
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
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

凡錄使臣早已
以燕齊與齊
子持取先與之
術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顯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耶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

故有怨甚有同
獨具此之謂句
與唯有道句如
獲罪既詳春秋
之古

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徼田單。固義不及。潘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踏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衆矣而不踏。其唯有道者乎。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適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



快而不義其弊
必速擊義同濟
故曰快不以
成此

登用三柱成順
敬及則敬辭格
不勝

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
爲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
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隈。莊王方削袂。聞
之曰。嘻。投袂而起。屐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
蒲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
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
曰。大國若宥圍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
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闕。所以
爲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
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
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疆不足以成此也。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
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
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
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



自智難人皆走
騎心所使人主
以理督責其臣
而臣執以善諫
致其君如奉君
趙簡子流涕可
為世法也歎評
敬之

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
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偏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至
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
行儼却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
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
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
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撲臂
疾言於庭曰大夫之處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

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
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
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
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
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
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
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
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
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



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太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辭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

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徵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夫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



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絕善也。故若簡子者。能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

嘗微未見子
德度何以謂之
先知

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微表。無微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邱成子吳起近之矣。邱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醑而送。



侯何也重通書

注

郢成子同歸衛

而加衛之說正

所謂審微未者

向甚沈鬱清微

吳起故諱而知
起之謂可謂先
見矣言不先見
而安焉之使諱
言不入王心念
乎

之以壁。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紳者右宰穀。臣
之鴈。吾子也。甚懼。今侯深過而弗辭。郢成子曰。
夫止而鴈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
酒辭而送之。我以壁。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
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
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
隔宅而異之。分昧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孔
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郢
成子之謂乎。郢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

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
西河之外。玉錯潛之於魏。武侯使人召之。
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
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
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
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
以王。今君聽譏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
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荊。而
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



相馬相人微事
微固不在相而
在道

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
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相髡，詩鄰相服，投
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
前鬢，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
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
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
人亦有微事與國，皆有微聖人上知千歲，下知
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
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2013.00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027451 V.10



呂氏春秋

第二十一卷

開春論 凡六篇

開春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月曜甚玄

遠從物之初應
說未見說者與
所說之心相應
也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開春論

開春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



春秋書而不死
葬者三宜阻于
天時最莫於愛
民之至燕也

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斷其墓。見棺之前。和文

惠施居觀有此
一事可取亦甚
釋中來

王曰。讓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



東晉惠施封人
子高三人皆能
以惠施人

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聖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戾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已之爲。而

以諷諫之中而
當法歸之書可
謂善說

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第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于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服。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辭。君子在憂。不救不辭。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實不過而刑不侵。實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母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

良醫之治疾也
醫者之治國也
設喻最有味

也。宣子乃命吏出叔纁，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纁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努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

非託巫馬期之
治單父不如子
賤也，但謂任方
不如任人之過
結尾一尚強治
猶未至初揚石
說

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樊生事



詞意深重

本詞輕者不煩
情意自足

評語自始

結尾數句力促
味甚

積勞手足頽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曰。今夫燿輝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逐明火也。凡國不徒安者。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蓋居謂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

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拔趙之兵。殲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趙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放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



此九三見石此
段更詳釋經始

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拔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問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為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感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

此言身重重天
下明輕也故當
重其身而不以
土地之故意主
審其身而不以
情欲之故意生
此呂氏之論也



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刳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宮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

之爵祿，則必重矣。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覆之，則右手廢；右手覆之，則左手廢。』然而覆之，必有天下。君將覆之乎？」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覆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惑不得也。」昭釐侯曰：「善。」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

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繫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



一段一收更針
總甚密

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

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逶迤。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夾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勸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



文自奇時且有
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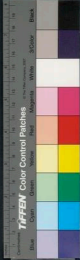
以寒欲濕等法
注於人時之可
致其明

此見月者貴神
不然則故首故
喻從起去意下
後引詳微

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
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
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
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
愛子頭也。何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
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
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
則溼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
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
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
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蓋
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
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
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



亦之用智遠矣
仲之用智類

投矢而委。伏尸挿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
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
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
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
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
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
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僎管子以爲
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
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

仲之用智甚捷
以還類所刺之
人

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僎也。其智若鑱矢也。周
武君使人刺伶懼於東周。伶懼僎令其子連哭
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
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
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
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
後死。

察傳

慎行

求人

壹行

疑似

無義

慎行覽

凡六篇

第二十二卷

呂氏春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察傳

慎行

求人

壹行

疑似

無義

慎行覽

凡六篇

第二十二卷

呂氏春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教誨思之如入
深谿不可涉
為平也

呂氏春秋卷二十二

慎行論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執。不執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



既寫言以告之
于建又使使奉
尹殺和定孫
此好惡成矣

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惡。且自以爲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郢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郢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郢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郢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

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爲醜。及鬻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郢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郢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



崔杼以不暴而
殺君天似廣引
之手以成其報
崔杼何利哉慶
封以不暴而報
君天似天王之
與以報其有慶
封何利哉

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
無極之謂乎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
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
相於是採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
私鬪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
爾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蒲葵與甲以誅之
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
吾已誅之矣崔杼雖無歸因而自殺也慶封相
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

寗公孫葵誅封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
人以爲讓又去魯而如吳王子之朱方荆靈王
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
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母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黃
帝之貴而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貴之勇而死人
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爲僂支屬不
可以見行伎之故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
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

孫仲小人意氣
深合君子心緒



百事之始二句
正義之要領義
不好同為利之
立若修義而許
利乃不利之大
者也文更發福
報日

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繆公孫塢是已以義動則無職事矣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墮

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覺惠王立以此疑



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欬李言積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積經因告衛吏

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虜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疑似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惠惠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

內設喻也起下
轉相擬智者之
似通見人主當
審其似之分



墨子與政略謂
一鼓而千里也
敗路只是疑似

夫人欲于疑似
之際蓋真而為
似者可也

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鄴鎮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冠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冠嘗至。幽王擊敵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冠。至於後戎冠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冠失真冠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

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處。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謠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



設此喻以見世
主命成則倒不
審察不害其良
反

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吳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此為人君之報
大不恃其威在
于十際之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成。其利不利。其威不成。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

同與明各有時
可知則深則
亦止

詞意盡也

必止以勸則必為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
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
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
大不受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處
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
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
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
知故也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
矣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

難矣人之所乘轍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
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
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
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
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夫天
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
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
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
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身于國之本也
未聞其亂而國
治者也故曰身
之國安而治源
明人也

求人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平極威極遠極勞廣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

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嶺樹之所播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僕績橘之國甘蔗漆樹沸水深深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



之園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
懈墜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
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
華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昔者堯朝許由於泮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
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
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
旣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其

山之下頰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
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
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
害人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
召南宮皮孔伯產而衆口止晉人欲攻鄭令叔
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
思我塞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鞮歸曰
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
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



精分註補以測
此後月一結一
新義制結處大
有短度之也

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察傳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
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
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
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問管子於鮑叔
楚莊聞孫叔放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
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衰子
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

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
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
下乃今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
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
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
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
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
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澆汲常一人
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



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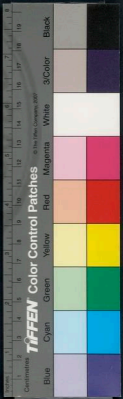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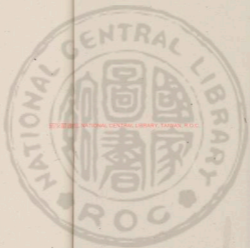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KYO, P. 1-3

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中, 中華民國





原亂
寒寒
適理
知化
真諫
貴直

貴直論 凡六篇

第二十三卷

呂氏春秋



誠意者如於直
言則無過乃私
心之說也及後
後引人君惡直
好說之夫說者
切當令人驚者

呂氏春秋卷二十三

貴直論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
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
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
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
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
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污君。身今得



狐援之言也
而得不受刑其
過甚焉為先
死者之尤

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潘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

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綌。後出也。滿園圍。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詣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闕。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颺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詣。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跣入而覲。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又謂之東問。每斷者以吾參夫二
子者乎。狐援非樂斷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
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
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
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且遠立。又居於屏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
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遊弊一若此乎。行
人燭過。免冒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獎
之有。簡子絕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

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
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
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
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
荊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
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獎之有。簡
子乃去屏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
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輦車千乘也。不如聞



首段人語極言
易聞之於唯賢
主德唯直言則
聞以存不致附
危下詳引言以
證之

行人獨過之一言。行人獨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當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真諫

二曰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肯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

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寧戚相與飲酒。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營也。使寧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增。以攻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



蘇中張查古始
謀以改刑文之
夫則文雖強古
受皆以道孫中
之救此變之所
以與也

以極言之此一
句故改前惡極
含善學也

朝葆申曰。先王十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
狗。宛路之墮。咬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莽年不
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殺。免衣。繼緹而齒於
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
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
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
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
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
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自流於澗。請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葆
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
之墮。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
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
以雖知之。與勿知同。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
主之惑者。則不然。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
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



先以文差不知
化子齊知化提
越下詳其差提
叔之法

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
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
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丘
墟。禍及閭虛。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
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
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
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

魯春秋經傳

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
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
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
而刺蝟。雖勝之。其後患未夾。太宰誣曰。不可。君
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
齊而勝之。徒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
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
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誣之謀。子胥
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



蓋是子胥之言
始於西夫差之
悔無益也夫即
欲以爲西以不
當自加一物結
之原應就諸最
爲有情

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于胥。而祛高
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興
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于胥。子胥
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
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
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
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爲掄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
於地下。乃爲檣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

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燕於子
胥也。不若勿知。

過理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
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
池。肉圃爲格。雖柱而枯。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
女。而取其壞。截涉者脛。而視其穢。殺梅伯而遺
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親受以告諸侯。作爲寢
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



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寤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昔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尤也。使宰人貽熊羆不熟，殺之。令婦人戴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虜沮麋見之不恐，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廷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再曰：我何如主也？王再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

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克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再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詞矣。宋王築為樂帝，鷓夷血高懸之射者，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連塞



宋人先以實言
者而後發後以
實言者而致害
宋王之獲盜如
此蘇氏之所以
亡也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墜。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遣之女樂二人。與貝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穀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

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見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



不肖之吏不
知不自重

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冠。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

庸主不自知
事可成一矣

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則強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愚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



昔魏武有原
雖有大小亦
之異而其氣一
也下詳引是字
以實之有原應
有源故無亦經
重復之辭

也。

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大亂五。小亂三。剖亂三。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處福未及。處禍之所以見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斃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巴釐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秦

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君。是爲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于地。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而立重耳。是爲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斂。宥罪戾。飾羸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定



襄王釋宋出穀戍外內皆服而後晉亂止故獻
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
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
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
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處不同情也事處不
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呂氏春秋

第二十四卷

不苟論

凡六篇

不苟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襄王釋宋出穀戍外內皆服而後晉亂止故獻
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
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
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
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處不同情也事處不
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呂氏春秋

第二十四卷

不苟論

凡六篇

不苟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此論賢者之行
不易又不阿媚
以取容故遇賢
君則受福不克
主則受禍至矣
引證實來由全
百世莫之奪焉
民此論始亦前
為斷觀許字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

不苟論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聽不自阿。必
中理。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
主之所說。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
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
則與賢主有異。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
胥見說於閻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



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殿郊，係隨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旗，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戎王喜，迷感大亂，飲酒

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耻，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隨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斂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



趙衰不殺寺旅
鄭之賞而辭也
寺虎子克不殺
以言之而西遊
於之稱而謂來
勳當是者也

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從。自歎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鄭。趙衰言所以勝鄭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衆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鄭。鄭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

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皋陶而舜受



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同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譽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轡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鷄夷。置之車

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燿火。饗以犧。假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遇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起放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



荆引帝王器自
知萬訓獲引各
主不自知愚我

古鏡不自照夜
半飲天而視子
斯人也其深托
自知其後故寧
而不見其說者
則亦成其說人
也此也

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
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
調均。以適主心。予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
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
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
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
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
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
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傅。
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
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
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報。猶
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捨蔽之
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
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
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

惡已自歸之論
前漢書卷一
列傳

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推毀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遂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

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噉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徵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願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賞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



西轉詞許多種
情

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
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
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
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
力而以為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
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
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
為上賞教我以善強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
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

起伏收縱通接
毫髮其理妙

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
矣周內史典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
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
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
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
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
去入翟從焉氏塞苗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
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
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



賞罰法之好惡
時也賞罰雖以
善惡而不以愛
惡論善之論
嚴正此法

連因與卒俱來至雍。聞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苗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眾。若此則人臣爭入于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苗改官大夫。賜卒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博志

前叙人生之立
功名當有大務
而去其大務乃
一第之立意下
詳言之。則經事
機。編詞古。作遊
世厚表。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顯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



不處全三語
處至虛之數

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腐。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厚。用智福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處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習業。夜視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

鬼告之語未嘗
子力責其居之
不徒鬼神所通
也非鬼神之力
也積氣之極也

此即人一已百
也說

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船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附。吾將不敢附。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寧越之材。而又



秋駕御法也

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
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
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矐弓操矢而
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發。應矢而下。則
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
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
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
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慶。所慶固秋駕已。
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
以觀後世已。

貴當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
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
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
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
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
經處堂而衆鼠散。衰經陳而民知春。竿瑟陳而

先以天地爲
之數。以起人
之。猶理之意有源

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

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救士。日夜不憚。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



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蓋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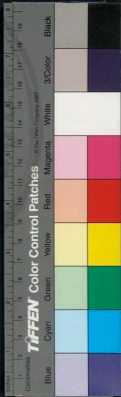


20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30



STANDAR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330

411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13/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522439 201



呂氏春秋

第二十五卷

似類論 凡六篇

似順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縱索在手縱橫
隨知不假縱橫
石無不結自



呂氏春秋卷二十五

似順論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爲
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
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
蓄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



以人主之職士
之學不可不博
二句收新上意
照應起可謂加
此處

趙子使鐸喪大
要石鐸增之并
之謂以例亦顧
者也非謂明之
如此安能加之

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
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
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
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
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
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
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
恥。以完觀之也。國已罷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
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

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
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
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
博。尹鐸爲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
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
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
鐸。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
明。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
藥則淫侈。見憂則靜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



未說不知用後
遇惡後身立於
危亡深戒也
之大高

引喻甚多
此非實語
只舉幾種
其用盡得
得此詳

念憂患而况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

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藞。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全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



宋正之論察乎
未也理也高陽
應好小察焉不
知物性事如家
正之言正得說
小智非大智之
說

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劔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韌也。黃白雜則堅且韌。良劔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韌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韌也。又柔則鈍。堅則折。劔折且鈍。焉得爲利劔。劔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察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

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繇子之言。則室不败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败。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騷騷。繇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



見道之說即
其古性書也

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懼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可懼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美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季子曰。諸

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屐有餘也。冬不用屐。非愛屐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汗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汗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



六者私欲之不
落則虛則之體
存矣所以無私
而與乎不為私
四不可不為不
越不可不為也
前起論

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
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
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弊。通道之塞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
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
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
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
無不爲也。

分職

此篇以用致其
有立柱先比繼
後引證提之於
則其意爲內如
曰武王取於其
有曰先王因用
非其者曰通乎
用致其者曰明
非其者曰春也
有善于家人有
也此則應之矣
如曰無御相登
而有善功曰不
拜無已者不拜
五人曰不子儀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
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
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或
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其能疆能。以其爲疆
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
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
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



之者西子其主
曰功已就玉堂
正此時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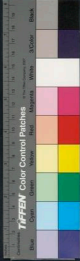
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
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
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
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
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
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
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
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國必以規爲方。

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
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
則惡之。與不肯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
之所以危。秦棘之有。秦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
狐之皮。先王罔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
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
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



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鄙
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
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
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
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
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膏若臬之
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定春諫曰天寒起

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定春曰公衣狐裘坐熊
席阪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
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
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
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
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
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
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
公之論定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



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
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
治之至也。

處方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
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
少不得辟而長不簡傲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
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
失。趨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
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
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
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棼處乎商而商滅。處
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棼
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
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
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



此言章子如馬
將之分定而不
持感效澤以成
功

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
齊令周京起。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封周京
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
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
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
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
易知。荆人所盛守。蓋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
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
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

此見韓昭侯不
以不執之人而
用之。可謂正其
身而不妄處以
逆之也。

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
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
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
車。適間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
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
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
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
規矩。此則工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眾之所
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

射鴻小事上衛
叔公不請以至
康石立公于殿
其不能避小物
名頌好忠者

春秋州小事也
公不填才至于
危亡此見人情
奸惡蓋于山之
之顛覆而其本
原于誰之至小

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生之所舍也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
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
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
能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
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變而
深。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笑宮。燒積。將失一令。而
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衛

獻公戒孫林父。寤殖食。鴻集于圃。虞人以告。公
如圃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
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莊
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
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嬖姓也。戎
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
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
也。人之情。不慶於山。而慶於垤。齊桓公即位三
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



按開一序以勉
當時賞罰之信
結一若之末言

食粟之鳥。去絲豆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其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呂氏春秋

第二十六卷

士容論 見六卷

士容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按開一序以起
當時賞罰之信
結一若之末言

食粟之鳥。去絲豆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其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呂氏春秋

第二十六卷

士容論 見六篇

士容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此路得道之士
不偏不黨無則
彼亦行其德者
則定趨之而不
言自此下引四
得唐尚以微之
全是一篇國策

呂氏春秋卷二十六

士容論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朕然。不
假。若夫其一。微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
可。恐。狠。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
服。海。外。飾。物。甚。高。而。細。利。弗。顧。耳。目。遺。俗。而。可
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媿。德。行。尊。理。而。羞



謂賢者志大而
人君極之使小

用巧術寬裕不告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
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
以賢取鼠之狗其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
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
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挫
之其鄰怪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騫之氣鴻鵠
之志有論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
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論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
客有見田驥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純乎二句言其
德性之美淳乎
二句言其辭格
之雅純乎二句
言其立心之厚
君子之容也

辭令遜敏田驥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驥送之
以目弟子謂田驥曰客士歟田驥曰殆乎非士
也今者客所舍歛士所術施也士所舍歛客所
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
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
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
子固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
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
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



素樸。唐尚敵年爲史。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園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總陋之人。從而買之。有國

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務大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鶩爵爭善。處於一屋之



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犬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爲贊。然

後皆得其所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



二篇古詞古訓
此二篇傳古農
書

洪武神農名說
之詩太古之詞

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
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
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
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
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
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
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

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小私義
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
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
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
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
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
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
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



歷叙天時之生
成物種之率
人事之正
後之多寡
不真

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
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
冬夏皆有麻桑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夫
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賀功以長生。
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
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
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
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
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

及言民不重農
之與正風民
富重

禮聚泉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
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
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商
年未長。不敢為閭閻。量力不足。不敢墾地而耕。
農不敢行。賈不敢為異事。為害於時也。然後制
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繆緹
網且學。不敢出於門。風暑不敢入於洞。澤非舟
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
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

註馮君禮之言
甚奇

農家者說說
農家十事

總結一句

富土地之肥瘠
察田土之燥濕
視高下之燥濕
皆所以察地利
也五耕五種
以盡人力也

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糶
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
稽不絕憂唯必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籥泰
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
歲不舉鉅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
諠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
本真

任地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室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洛士乎子能
使保涇安地而處乎子能使糶夷母淫乎子能
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
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
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
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
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涇
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畧五耕五
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

此言農使也。見
生樹立則聖古
教耕種。猶物
也。見死。復死。謂
農草死。而麥秋
五草木黃。深天
乃登也。

又無螟蟊。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耨八寸。所以成明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滿。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莠始生。莠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耨。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

及振以救上意
耕步耕野草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罷。皆時至。而作。湯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鄙之。民既鄙。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稔禾。不爲種。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土



錄此序述

徑寸耕而無獲
之變莫多矣於
高下之未嘗寒
暑也末益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墾爲其寡澤而後枯必
厚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鋤者莠之堅者耕之澤
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
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畷小畷爲青魚肚
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
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
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
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
稼乃多苗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埽

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靡熱則修一時而五
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
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
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
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
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囑欲小以深下得陰
上得陽然後成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
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
無使有餘蕪有稷也必務其培其稷也植植者



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遼長弱不相害故遼大銜行必得縱行必銜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帥為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澆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批澆而專居則多

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救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藉而不發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遇天雷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穉揀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木長相

禹以時為成夏
以時而耕以先
王之制時謂
天之時盡地之
利也



語時而生於
味甚重食之
足以解吐可
益之使水清
者最重要事
而不時者不可
不成

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穰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強。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蒂芒。以短衝穗。鉅而芳。秬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蒂芒。而未衝穗。閏而青。零多。根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壞。而香。如此者不飢。先時者大木而華。莖殺而不遂。葉柔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鉅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穰。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

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批。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批。庭辟米不得特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粟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



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頭黑。二
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
以息。使人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
暑雨未至。蚰動蚰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
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
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
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
之得時者。恐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
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

溫。麩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
正五穀而已矣。

具與凌額枏殿卿父校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